



特へ 16  
2752  
23



門 八 16  
2752  
23

并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表

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潞張公墓表

萬曆之改元蜀張君佳胤部吳而謁余以請曰先大夫之葬也木拱矣而始籍

天子之寵靈得亦稱都御史墓顏且益拓矣敢籍子之一言以重余聞而悲之夫張公者故蜀才子也生

昭和十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  
續求

五歲不能言一日忽指家所奉像而謂父守拙翁此何像也翁曰而大王父也公咲曰何所從田舍翁服而不具冠帶為翁心恠之自是口授公詩古文日千餘言輒成誦尤善為儷語邑吳令者聞之抱公寘膝上屬對對輒響應不窮間以奇謔令為絕倒曰是兒千里駒也公受里中塾毛詩時時發難難其師不能射輒引避所避師者數矣張翁知而持杖扶公曰孺子何知故難先生避也公伏杖下曰此非兒所強也夫避者不師師者當不避張翁咲釋杖起而問知邑諸生胡賓岳為毛詩獨異又嘗得公文而奇之公乃

從賓岳游可數歲意不憚取六經左氏史漢韓柳諸家言稍讀之以自廣其為經生業鏗然古聲也乃始喜曰吾竟師吾耳公之甫冠試即屈其儕伍食既縣官前後學使者張邦奇張鯤顧陽和皆名能知人咸錄公文以式顧公至語人蜀僅兩生耳其一為公其一左綿胡汝霖是歲當省試御史賢公文而對策燬省吏手不可得乃遂首胡君公自是應省試輒不利至十上十報罷居恒慷慨歎曰夫蜀自守文翁作之稱彬彬多士矣即司馬相如揚雄王褒李白之倫亡大貴顯者然不至併一官而斬之若我也最後有子

即佳胤稚而文公撫之喜曰兒有貴骨不至作我我  
且為吾眉山氏洵者耶乃稍稍棄其業從高陽父老  
醇飲擊菘為秦擊自快公既於業不利而所著作傳  
人間學士大夫猶喜習之蜀有兩揚君慎及名先後  
以再試高等取狀元及第頤獨推讓公曰使張生與  
我鬪泝水者壁幟非吾有也公竟不得成進士及佳  
胤之成進士而後卒卒年五十一公之為古文  
似韓也乃又似蘇詩歌爽朗清逸有襄陽藍田風為  
人篤孝純中居守拙翁母劉喪易戚備篤頤大治墓  
楸石益斥旁地曰母令守令上吾家無容車地也而

其服御居舍亦時飾治如貴人問橐裝則日削以佐  
客會矣佳胤談公事已又簌簌然涕淚沱也曰百不  
肖何敢望吾父且吾何知難吾一再試而第不數政  
而猥被金紫而令吾父老死黃卷青衿間也則又闌  
及張公先事曰張固多奇吾先始祖天性楚孝感人  
避元寇入蜀而宿舟黃陵廟夜有呼天性者曰呂奉  
里宜孫子三呼而以黃土投舟天性起奉土而趨至  
銅梁愛其山川人風廬之之牧豎所問地曰此呂奉  
里也以上黃一名黃泥填天性取所奉土而驗之色  
一遂家焉數傳而至守拙翁異逾四十無子祈子土

王祠有異鳥翔於牲不去翁篋焦氏易得渙之咸其  
繇曰白鳥翔餌烏呼其子旋枝張翹來從其母歸而  
母劉祚公美公之鄉先生度正侍郎者仕宋為名臣  
墓蝕於寺公行求草間得斷碣叙穴所甚詳奮謂寺  
僧度氏以侍郎墓故置守寺若輩乃以手泯墓耶不  
復墓聞之官立死僧懼為讓地復墓公以一少牢醴  
酒酹而帥邑諸生請監司為立棹楔歲時享祭如禮  
當公酹之夕也而夢有冠而袍笏者呼公起公起則  
聞庭中言曰微公吾鬼遂餒敢報公以白馬黃牛公  
莊牛馬適有歲以為驗而會佳胤令滑而迎公及沈

太恭人養公第令太恭人往至黃牛峽舟幾覆若有  
引之者傳於岸以免滑大盜劫令令自拔駢鍛間卒  
擒盜公聞而喜曰吾今乃知度公謂也吾婦舟而脫  
黃牛之阨吾子令而脫大盜手夫滑古白馬地也更  
以一少牢謝度侍郎而貽書滑令云余乃歎曰甚矣  
張之多奇也夫豈亦巴族廩君鹽神之遺教耶此無  
足深論乃公材未究試以璞貽子子為球琰上成公  
名如公所自擬蘇徵君洵則誠有足多者故為之表  
曰明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潞張公之藏而文苑  
循吏君佳胤父公名文錦字素卿南潞其別號二子

世經堂刻  
四  
曰宗胤例授太醫院吏目次即佳胤餘具誌中

明故封奉議大夫水亭王公墓表

嘉靖丙辰余北察畿獄抵魏而是時攝魏守者太原  
王明輔治為三輔最明輔前已守鄧有聲其家大夫  
水亭公即邨邨焉郡吏民亟稱明輔賢至謂明輔所  
以得稱賢用大夫教也大夫業六十余以文前為壽  
久之而明輔擢守吳就遷為吳使者當守日大夫若  
果就養者居半歲所曰柰何以四簋食而庶也則又  
曰吾嚮者虞吳劇乃不虞劇矣去矣毋所事乃公矣  
明輔歸大夫晉而其治吳益赫然人且曰明輔非用  
大夫賢也明輔之語人曰家大夫定教不穀也蓋大  
夫少嘗業儒矣一不利有司而投帙去曰男子無所  
不見才焉用是齷齪儒者為而其所入貲克外臺祇  
使亦足以有官矣久之謁選為順天義豐驛丞義豐  
傳順天而又當孔道猾胥把持吏而食公抗以法亡  
所假借則群馳臺察而搆公臺察曰是夫辦吏也不  
聽則又搆公於訶事者行逮公公縛篋遠人曰緹騎  
緝法不出都城而今出都城豈敕使所奉  
天子命耶諸猾胥咋指竟伏公矣  
天子行幸楚巡撫張公計當所出道供張以委永平

倅與公倉卒責一切治倅恐欲跳公曰毋恐也走扈  
從最貴人所矯以張公款曰不腆牛酒勞下執事今  
萬姓之命懸貴人非貴人不能安全之貴人悅而為  
保持公竟以倅免總督守中者幸帥也而才公檄之  
幕公固謝脫身去亡何總督敗諸幕中客多從坐者  
公自若以無害遷其定豐盈倉大使滿歲為直隸北  
峽關巡檢竟公任所轄無盜竊即非所轄而盜竊者  
近北峽輒覆御史數上課當遷然公居邑邑不自得  
曰吾嚮者易謂男子自見才夫男子安能自見才即  
甲科假毛羽之耳故其丞義豐日雅已奇明輔禮明

經師誨之髻鬣矣歲已酉明輔舉鄉試高等公視索  
中裝直百金歎曰兒幸且貴是百金可田矣安能折  
腰督郵前也蓋公歸而明輔舉進士遂以大名丞階  
封公奉議大夫公不以貴色喜所與交賤而少我者  
人有德於公即毋忘公有德於人固忘之也公固以  
織畷起家推明十一消息不妄費然至歲饑悉蠲粟  
予貧民又悉瘞郊寺諸寓棺無家者人為置薄酌明  
輔之居官數更沃地公尤能忍嗜以勤佐其廩中一  
中讒而歸就理公陽為不善也者而司之橐枵然也  
而更予之明輔事既白繇山東叅政屢遷四川右布

政使以便道省而公病明輔謝蜀候吏旦夕醫藥間  
然公竟病斃以卒公諱尚智字哲夫其別業有水亭  
遂自稱焉先世交城遷太原之陽曲遂為陽曲人大  
王父琚邑諸生有文以風痺廢王父鼎賢而享年為  
義官娶於米封宜人媵汪氏蔡氏子男長即明輔也  
名道行娶於楊如米封次太學生道明娶於陳繼娶  
馬汪出也女一歸邑諸生張紹祖蔡出也孫男一育  
才府學諸生曾孫男一女一尚幼公生以弘治戊午  
十一月十九卒以隆慶庚午六月一日春秋七十有  
三始予壽公之十又四年而公卒卒之年而予自吳

藩遷臬晉日為文祭公推公長者又以明輔請據臨洮  
守唐公之狀而表公新村都之墓凡三易辭而無愧  
色噫公可瞑也

明封文林郎浙江處州府推官東林張翁墓表  
封處州府推官東林張翁卒之七閱月其子職方石  
振之合其母郁孺人塋於益鐵塘之左與振之善者  
太原王中允錫爵誌銘其幽矣瑯邪王世貞復為之  
表曰有吳君子張翁之墓蓋其文曰張翁者諱士鏗  
字尚聲吳之太倉人也始張翁學書不成去而為賈  
不成又去而業耕乃成耕張翁所以不成賈者意不



欲以什一息傷其天務為忠信不二價而生數奇所  
游淮揚徐沛齊魯甌越間足跡幾天下三之一而計  
其贏不能當其出粟日以益損至於畊則心通凡賈  
勰汜勝周侯諸家言種播耘耔收穫之略益曉便習  
又能出勤力佐之旦夕饘粥外稍稍具室廬伏臘之  
費矣乃又能以其羨資振之負笈成名儒舉甲第為  
循良吏有聲入拜御史按三輔漕張翁雖用振之推  
官最封如其秩然業以稱御史父而又大耄有司禮  
請為鄉飲賓守相臺察干旄日至其門張翁數使人  
謝病不恒見也當耕時輒戢身之村所質明起察睦  
明午息陰下野老具鷄黍欣然為畫間行城邑中襁  
褐馮小孺子姍姍儒步望見貴人輒走避即不知其  
身大父行且鈞顯也張翁固以謙約率素起長者聲  
然中安之非以為美其待人恂恂殊謹至於所親知  
不能腹藏過也即所謂守相臺察者一再見之刺刺  
吳語皆細人疾苦狀絕不及私故諸公多張翁之直  
而忘其忤其從叔父季兄若舅後先死翁質衣從富  
人家得子錢營塋具所養內外孤獨若而人脩治橋  
道予貸鄰里即貧時行貴而益之不衰張翁中形短  
小骨勁聲聞數百步少年時固已善病五十大病幾

死已而愈絕不復病美食時飲目光奕奕射人髮強  
半復黑兒齒白若珂雪振之以御史謫稍遷佐撫州  
守念張翁老忽忽不欲行翁曲躍咤曰使吾佐撫州  
日行部夜察牘固一切辨何至不堪卧安瑞州養耶  
趣與偕之官然亡何竟病振之為請急以張翁歸道  
卒時年八十六矣有子二人長撫之太醫院吏目次  
即振之自撫州歸遷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未上餘  
具中允誌中書不云乎予攸好德不佞世貞既以美  
張翁墓而為記大都將以其好示吳之為賢士大夫  
父者

明故楚峰周翁墓表

當邃古初所記說無懷葛天氏者其人豈盡師授大  
道哉其渾淪無琢之天偶托於身以游於世如是而  
來如是而去不得已而示去來之跡然其跡亦若有  
而若無此其合於道為獨至而自西竺古先生教來  
值於渾淪欲盡之後實智導而愚權攝泐洋變窈不  
可窺溪然其要指不過曰不思善不思惡如所記說  
於無懷葛天者而已彼其已有所知而逆錯之欲有  
所詣而後修之猶尚優然能補於其既琢無闕於其  
去來不知其值於無懷葛天之際又何如也余既持

是說以求契乎古先生之教而竊難其詘倫物離常用意不欲使出世之法遽離於世外而其教則僅有所謂維摩詰者至中土而稍稍有龐居士出最其後如何胤周顒裴休李和文張天覺之類固不必其身為應現而於去來之間亦若有能自主者矣當余之世度不得其人以為余導師而滇人周廣文紹稷交最厚嘗以書與狀來稱其大王父事而余始益有以自信周翁少嘗業舉子已弃去為詩詩得一二語奇絕則拊掌大笑以為生平快而不墮綺語戒啜少酒啖肉而不墮飲殺戒嘗三娶有六子六孫五曾孫三玄孫而不墮淫戒其治家不問生產有無生不識衡量而雅好施有輒散之貧者取諸周翁若寄也與之語多笑或試而調之亦笑或姍侮之詈辱之亦笑當其熙熙怡怡時若令人不知有人我者晨起輒誦彌陀金剛觀音經一卷時忻然自得曰吾豈籍是為行資哉吾不離日用不涉貪愛庶幾如是而已年八十餘至以壽膺冠帶而上下峻坂間若飛燈下作細書與客談疊疊不少倦先時嘗寢疾晝有胡僧入室合掌作禮候不見憂之謂翁且逝矣俄而疾瘳又二年翁以清明日上冢訣辭祖考還謂其嬭唐孺人曰彌陀

迎我矣又明日曰觀音室利亦至矣又明日曰觀音  
食我一芋謂我勿茹葷齋五日西矣自是每食一粥  
一蔬至期沐而冠令子弟誦七寶如來名號自誦金  
剛經端坐而逝翌日體香潔如生嗚呼余固不能得  
翁之所以來而竊有窺於其去真所謂無罣礙者哉  
紹稷又亟為余言唐孺人之與翁事也嘗七夕偶坐  
而偕觀空際有金橋為洞者七欄者二十四以指語  
左右左右即無覩也人或以境病之大德有言愚者  
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悟則魔境真也不悟  
則真境魔也夫唯徹於此而後可以語境哉周翁諱  
玉字廷璋別號楚峰居士世壽八十有七諸子及孫  
有顯者詳見志中余皆不之及而第取紹稷之所述  
者表之墓欲令世之人讀而知補其已琢之天歸而  
之於無懷葛天氏非難也

明故潛德耿翁墓表

耿氏其先扶風茂陵人也漢有彥明者徙東鹿為東  
鹿人而隸蔡侯况好時侯弁父子一時並積戰功開  
大國而諸子孫鵠起至二大將軍九將軍十三卿三  
駙馬都尉它為中郎將校尉刺史二千石又數十百  
人幾與漢相終始而後有耿紀氏者不忍負漢而為

曹以節死其族遂廢從於滑遂世為滑人殆千餘年而始有潛德耿翁耿翁業閭閻自若非有所負挾而邑之人遂以為大人長者其志由孝弟力田而遂用本富甲於鄉目不甚視書而談擁疇曩箕世事喉舌間盡雅語翁年八十餘有三子其二子各有子成進士起家尚書郎以其官封其父少子為諸生負雋聲邑鄉飲延翁為上客罷飲歸則二子從諸孫謁迎扶侍而入翁咲謂曰居嘗讀漢史先隄瘵病好時諸侯佩銀黃拖青紫而侍醫藥當世艷之今吾幸尚健而若皆封君也又而子以儒起吾不知視先隄瘵孰快也居久之翁乃物故蓋年八十三云而嬾孟夫人亦年八十四以卒有四子自封君騰節外少子思愛繼舉鄉薦諸孫十八人成進士者隨朝至湖廣叅政隨卿至右僉都御史立南北填撫勛隨孝為指揮僉事隨相為鴻臚序班微者亦郡邑諸生曾孫十六人咸彬彬世衿裾業嗚呼國家興巖穴士士角材而始顯非用門閥映籍也則耿氏之貴盛奕奕難漢當倍屣矣吾故表其事於耿翁之墓以示為耿氏後人者翁諱潤字天福里人稱之曰潛德先生其事行詳晁太史所撰志中

處士友荆王翁墓表

自太子諭德王君元馭貴而天下知有友荆翁翁諱某字以東為元馭大王父也後元馭成鄉貢而卒卒一歲所而元馭以會元及第又後六年而次孫家馭復以倫魁成進士又某年而翁子封諭德公始克葬翁某鄉祖塋之兆而屬不佞表其陽不佞蓋聞之左廢子申君云翁父自然公之老也分授諸子田宅盡產與之公受弗辭曰微吾誰為任下者願其居濱海益遠鮮士人易豪也行求白地若甌脫歲力耕少熟得餘鋤以賦予子戶而後之積魚鹽之美以佐耕而業益驟起埒素封矣念伯兄老而廢受產不給也歲割旁拓田贍之而任其稅有從子及寡姊寄食翁如家翁為人倜儻饒智略決策利害出入折秋毫所任使僕卒不為機防務以盡其技而其末歲家益拓益務好行其德有貸翁千金賈而敗者窘自歸罪翁第促觴觴之立為折券嘗遺鋤千緡於市市人得之識為翁藏以歸翁翁繆驚曰吾固無遺鋤也且入若手即若物而何溷我為竟謝不受人或謂翁起家積纖累微是不可當數歲力耶而柰何棄之若弁髦翁咲

日非而所知也。翁性佚宕，不為城府，刺刺面詆人，過不少避。以故其鄉黨爭嚴重之，而不能無怨家。時以法中翁，翁亦不為較。生不業儒，願獨好儒，以授封諭。德公且就，至元馭兄弟而大統翁得年七十五始娶。徐生封諭德公名夢祥，繼娶陳生太學生夢臣，皆能以儉德成翁名。元馭即世所稱荆石先生錫爵者也。家馭今為膳部郎，不佞嘗讀陶朱公傳，以長子從起家，觀積貲之難，而知不能揮其易。翁所謂積纖累微者也。乃至不責償千金，不受弁鏃，彼固仁心為質，欲以厚收薄，毋亦其恢廓大度足稱創家主耶。吾故表而出之，以愧夫齷齪繆為恭謹者。而復為之語曰：水有本，木有源，以為不信，視二孫子之賢。

明故贈中憲大夫贈江西按察副使北溪董公墓表

墓表

有丘畢如於陽翟北之長岡者，曰贈江西按察副使董公之墓。董公之去霸州吏目而歸，歸而沒也。以子中丞責得戶部主事，贈事又得今副使，贈凡再命矣。而其葬猶稱霸州吏目也。中丞蓋追思不忘，而以屬不佞，謂先大夫得籍。

天子之寵靈，以有茲贈，而猶因循故號，無以顯揚而

光代之敢請辭而文隧道之石不佞謝不獲則謂董公之始為州吏目也寔吾大倉而是時不佞初就外塾從里中師即聞里中師稱董吏目者賢幕也而今狀云公之吏目於太倉嘗跡為盜之謀行剽者從壯士擄之盜魁就縛立解散其黨沿檄築崐山城其所分功獨巨而獨早就身旦暮版築間役夫不待敲朴而集其上官器之復使覈崐山賦公窮搜其弊源一切伏賦悉出即大豪亦惴惴受計矣凡半載而聞毋喪號哭即日就道去其吏民無所從賻之言也不佞則竊若耳之矣夫信而傳信也是故其狀又云公之至自太倉則扶服委頓者數矣而又枕苫數粒而粥遂感瘵幾半歲有異人脈之曰是非可以藥餌加也吾有灸而不損砭而不深入者問公歲四十八則以帟如其數覆穴而以簪一枝裹其銳濡油然火透締熨如炙而帟不傍爨如此者數處拊公背曰起起期後三日當復來後三日不來而公起疇之無有也公自是健履矍矍於未疾時里中俱稱公孝感所致而公免喪謁選乃得霸州霸為京輔郡然其人多自腐入為中貴人從舍人兒暴橫閭里公一切裁以法亡所縱舍相率戒避此青衫椽公又勤干陬枹鼓鮮敢



發發又輒得以此負疆幹任事聲而會有娶婦縱它  
姦私事惡其見妨之首見大盜業誣服矣公察其色  
疑之為辨釋坐煩姦論遠近歎服為神明巡撫都御  
史侯公位薦公材於朝故事薦不及州邑佐而公特  
被薦見以為破格旦夕超用矣而狹中者不能無忌  
端公又以豪擊果勢逆之以是間有齟齬公意不自  
得喟然歎曰七尺吾受之父母而以狗人馬足耶遂  
移牒乞休解橐中裝僅俸金三十耳公始娶劉繼娶  
王皆賢淑而無子其媵孔有子即中丞少而頽  
之曰此所以安吾歸也耕有暇輒課之讀未幾

進士為濬令公就濬令養者凡二年而濬吏民若不  
知令有父也然至今退食諄諄為言古今循良狀某  
事便民不便才者勇任之某事便令不便民者勿為  
也且曰吾非不習為吏者乃不能得之格今若幸而  
得之格可自負耶中丞敬謝教唯謹以故治濬有異  
聲而公亦獲自寬於山澤間蓋中丞以戶部主事使  
歸里而公始告逝也狀又言公之少也嘗用例入太  
學與其豪長者游爽朗不復問小節然於內行甚篤  
家故饒其二兄欲析箸公辭不得捧券泣請曰彼九  
世而猶共者何人也又不得乃取寢立之惡地曰食

貧幸少安耳公之先自尉氏來遷三世而為英輸粟  
千五百石佐歲人主嘉之旌其門曰義民為公曾  
祖子通渭令英有善政英子涿鹿驛丞瑋則公之父  
也至公凡四世有官職而不能大顯以發於中丞聲  
施海內矣公又置媵李生女適任澍中丞名世彥有  
孫二人女一人嗚呼公所仕僅一州幕職法遷易而  
薦難公能越格而使人薦不能使人就格遷公能致  
不可跡之異人以起不起之疾而不能致用事者則  
名於父次之除目能使其用竟於不可必之子而不  
能竟用於可必之身造物者為有意耶為無意耶不  
信以公之子而信公以公太倉之政而信公之霸州  
夫是故表公石而鮮愧辭也

明故徵仕郎仁齋程君墓表

夫表墓非古也然而仁人君子之不欲死其先也則  
猶有厚道矣今夫伯夷叔齊至聖潔也孔子稱其餓  
於首陽之下民到如今稱之史遷為之贊傳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作萬物觀夷齊雖賢得孔  
子而名益彰豈不亦互發更寄哉原涉之慕京兆阡  
也大闢其冢道而名之曰南陽阡而天下卒莫與也  
是時桓君山楊子雲業無恙金馬彼原涉者何知徵

餘州山人高... 卷之九十三

一言之惠哉而令後世寥寥原氏為也蓋徽有重厚  
長者程德容君其於人業儒而托於賈以隱者也自  
程君父有華公生大夫子四人而君最少其遺著最  
薄君挾其遺以游江淮北溯燕代十餘年成中賈又  
二十餘年成大賈君所謂賈因俗時變不規規什一  
務以寬大易纖嗇而所至有天幸輒贏徽俗之月旦  
人往往用貲甲乙而程君之為貲益廓於王父時乃  
益好行其德大要在損已厚往而薄責於是族多鰥  
弗克構君歟然曰柰何及吾世而鰥且弗克構也輒  
移橐中裝為婚費且使授室凡程君戚而中表者舉  
於君乎是依又葺亭周術以息行旅助邑城城邑令  
善而旌之自程君之言富而仁義附焉其施不損息  
徽俗乃更稍稍賢重君矣程君之用貲重至挾以取  
官職而自克為敦謹甚於少時內行篤至淳如也所  
奉太母鄭孺人二十年如一日鄭有子諸孫而獨安  
君養曰孺兒吾所宜也君雖出行賈而四方珍鮮以  
時繼其父母又嚴事其伯仲兄也蓋更來稱若父者  
三矣程君脩家庭之行不靳其名出里閭外而迨其  
歿也其猶子本中曰季父賢可表也嗚呼母亦仁人  
孝子不忍死其先之意歟本中善屬文工詩而顧它

貴人曰是非吾所急也聞吳郡有王先生者君山子  
雲儔也以狀介莫雲卿之書請不佞嘉其意而次第  
其行書於墓道之石程君諱倉別號仁齋世為歙著  
姓娶於唐子世楠為禮部儒士鴻漸為太學生諸孫  
三人曾孫一人餘詳見誌中

處士質齋錢翁墓表

去吾州之東北偏即海上而海上寬佚土又人割魚  
鹽之菘以自殖其豪長者業以去城廓遠韋跗注而  
見其子錢家不愛諸儒生即儒生至吾且慢罵之而  
獨錢氏為詩禮族蓋其先為廣陵王元璩而又有為  
元提舉者海道千戶者以漕起官至積著大家世世  
右文錢翁兄弟凡四人而其仲尤富自稱曰聽濤嘗  
衣偏粲從平頭以游大人間錢翁少受父產獨畸戚  
獲之指不能當諸兄半而其術足以饒使之諸子錢  
家咸苦它苛取而獨錢翁法不過十一又時時有所  
從舍以故爭來受子所賦予佃田為分受歲不令其  
獨災也病者葬者婚失時者為委曲賙卹以故復爭  
來受佃而錢翁又強力課耕自給久之產益拓十倍  
於所受時錢翁屈指笑出入秋毫不失以為計然樊  
侯不過也而實恂恂為恭謹家所蓄牛馬數十牧之

海鉗其口以徃仍縱之歸復鉗其口終錢氏居鄰田  
無牛馬跡矣今太僕卿顧公於錢翁為諸甥行也而  
其父困徭避徙它所錢翁即為代徭又不令其田既  
脫也蓋錢翁少業儒為州諸生不自得即棄去曰吾  
安能衿裾而方朔死既有家成立而意乃未嘗忘儒  
也屬其子天福曰若即不自儒毋遂廢儒者游錢翁  
之為家幾與仲埒而不敢以豪甲乙奉事益謹仲亦  
憐而撫之異諸弟屬有倭變聞它豪多狎寇而重遷  
錢翁獨不可曰是重非它寇比也吾去而吾田在倭  
不能以田徃柰我何即携家避吳中而吳中顧公貴  
矣德錢翁為佐居亭休澣良備久之倭退乃返舍歸  
業於諸子而身羽服延道流談養生家言自謂神仙  
可致也一夕有寇發以驚卒錢公諱璨字蘊文別號  
質齋至卒也得年六十有九子三人女三人婚嫁皆  
名族詳見顧公誌銘中天福念錢翁無已既葬而介  
顧公銘以乞余表墓嗚呼錢翁材足起家智足藏身  
達足娛性此三者人所難而翁獨易之然能察於寇  
之大忽而失於小能密其養於身之內忽而忘其外  
豈智有所不及而達有所不用耶昔人所以為單豹  
嵇康之流歎也雖然令錢翁黃耆甕牖間以與草木

並腐藉更過是而數十百年亦奚為哉謹以是復天  
福而聽其樹石曰亦足以歿錢翁矣

都察院右都御史談公室屠淑人墓表

當

先皇帝時右都御史談公之為名卿大夫也蓋出而  
望於鄉學士大夫爭慕說之歿而為之誌其幽碑其  
隧之道而不知為內助屠淑人者力也屠淑人之捐  
館舍也談公蓋尚無恙云居無何而公歿久之其子  
志伊乃克舉淑人拊公以其姻姚安守秦君汴之狀  
介余友王君稚登來而請余不佞表其葬甚矣談子  
之不忍泯泯於母也淑人之父曰秋野君武進人其  
先世為錦衣鎮撫矣而中絕屠君少負氣上書求復  
官不得則移其家以請又不得躑躅公車間而淑人  
生自其少時雅已有奇貴徵長而婉嫵負志操精女  
紅屠君心異之為偃蹇媒灼者數矣最後而談公之  
儷朱淑人卒聞淑人賢因委禽焉公是時為地官郎  
未辨色而入朝已即行郎署刺促案牘良苦迫昏而  
後有其室蓋家事一委淑人矣然謂淑人甫離女也  
者而少之乃約束臧獲嚴局鑄漿脯醢醬米麥之屬  
秩秩得其所談公有使事孺人從歸里謁姑王太淑

人脩其儀而造之雍容如也小間問安否薦湯粥脩  
髓若素習為嬾者太淑人大悅曰微而賢吾能不悲  
思前婦哉即談公亦曰而今而可以無內顧憂也公  
之監山東試也以忤旨奪寸官為信宜尉念太淑人  
不欲行淑人徐進曰公譴去母緩也念公以人臣謫  
萬里外妾獨不能周旋一室間代公職人子耶談公  
行而淑人所以寬太淑人者萬狀不憂離矣公之治  
兵於蜀也淑人復偕行公逐盜山谷間遭危疾且劇  
家人大小傳癘比比獨淑人在不憚沐而侍公猶以  
其間調醫藥散諸癘者卒以公逾并起諸癘者公持  
兩廣節時有所征討淑人且率其子女顧天顧事早  
集母使有東山斧錡之歎公凱還而喜可知也具帔  
服迎拜於內門曰公勞矣為天子宣威德荒徼然得  
無有所殺僭耶公善之時時有所縱舍尋以少司馬  
最予誥淑人亦進今封倦且歸矣談公既數更大鎮  
歸里後復用舊勳進今官比於六卿而產益旁斥食  
指日益衆王太淑人業九十餘淑人晨興而稱婦務  
以意娛悅之退而稱小君以御於家家政理已又稱  
母督志伊就塾師公得安其身山水詩酒間不復問  
也淑人性強敏過目輒不忘褐素蔬食自喜視其家

芬麗泊如也朱淑人有遺文淑人撫之均於已出其  
貴不行於妯娌姻戚間周卹貧乏無憚筐篚庶幾婦  
道之詳者矣淑人卒以隆慶丁卯得年五十有五談  
公諱愷海內稱所謂十山先生者也子一即志伊官  
太常典簿餘具狀中不佞蓋讀秦君狀而歎曰甚矣  
談子之不忍泯泯於母也夫女德不外見乎然而樊  
姬絕鮮僖妻授食所以默誘於短而陰脩其郅者功  
豈鮮鮮也淑人賢而談公有聞矣令至今存談子之  
所以深於恭儉者惡可已哉夫劉向氏志列女而傳  
之則亦不佞表淑人葬意也

郭母奚太宜人墓表

吏部郎郭君諫臣之母卒而屬不佞世貞表其葬曰  
嗚呼是惟郭母奚太宜人之墓太宜人者蓋嘗事封  
吏部公矣曷稱母以母終也稱宜人以諫臣貴故封  
也稱太宜人以封吏部公歿而後之也曷表乎母以  
母德著也始太宜人之為女也而蚤失恃矣父克仁  
翁之二舉一子僅九月而其二天子呱呱泣弗乳太  
宜人以意和粉酪若乳也者而啗之得弗死而後母  
來所以雪其子萬狀太宜人業已婦於郭當歸寧時  
泣涕為懇請無已則益脩其珎異于後母子而再請



曰孽子幸長願得供爨下役即不敢以大人遺而亢伯仲之禮于嫡後母為感動得竟弗死太宜人之為婦也舅姑老弗任委家政封吏部公吏部公讀書長而多俠游委家政太宜人太宜人甫笄也而饒為之矣諸臧獲踰百指疇力耕疇工作疇行賈疇女紅織巨一切以材受署時治羹粥勞勉之而扶其不職者蓋人人自強也姑徐性剛而故為苛責欲以觀太宜人競競早暮弗懈徐八十餘矣病背疽太宜人不憚沐而侍湯藥嗜膿浣中裛陰顛天請身代亡何病良已至九十一而後終徐之歿也祝太宜人有婦如其孝也諫臣之未舉也有義兄在太宜人所以處妯娌驩如也義兄歿而太宜人撫其孤如已出捐橐中裝三千金為置上產曰吾先舅姑志也諫臣之姊妹四太宜人均其敬而私其匱者至養其子女曰亦吾先舅姑體也太宜人之為母也愛諫臣甚而能勞之小長即屏去嬉游具督就外傳既補博士弟子則益寬其資使與吳中賢長者游問所過賢長者也擊鮮漿酒繼之矣諫臣成進士任袁司理太宜人拊而屬曰若彊直多自遂慎之夫法非可以意氣損益也司理拜受教故所蒞用明恕稱即其發權孽姦置之理藉

其家天下以為快而不知所調劑全活衆也司理當  
推案有所平反太宜人始一加匕箸矣司理之以最  
徵拜考功也太宜人謂封吏部公曰勢來迫人柰何  
顧呵舍兒勿沾沾令里中人知郭吏部家吾立逐汝  
矣復謂考功吾助汝而為德于里也諸假貸貧者毋  
令出子錢即甚貧併毋錢焚券矣環郭而居裏里內  
小民家待太宜人舉火比比也考功佐國是抗顏  
廷諍曲直或以虞太宜人太宜人意殊快曰兒豈籍  
美官餌耶即一獲伸考功令而襍被固甘心胡虞為  
考功自是可以無內顧也夫太宜人之捐館舍七十

五書詩矣里中人巷哭相吊曰胡遽棄我誰衣食我嗚

呼太宜人亦賢哉其少而德于女長而德于婦者  
家也以諫臣顯德外著矣故表之稱郭母也不佞世  
貞所據狀以表者其甥韓太史世能也不佞世貞故  
諫臣友也封吏部公諱某有子三長即諫臣女五孫  
男四孫女一曾孫三曾孫女一所婚嫁多令族詳具  
狀中

分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神道碑

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羽泉劉公神道碑

銘

公諱畿字子京別號羽泉其先以卿士佐周遂為天  
族代有顯者至宋避戎由汴南徙居建康數傳而元  
提舉順之擁茶平江路即平江之長洲家焉再傳而  
沛教諭德讓德讓生仲輿贈中書舍人贈君生鉉歷

事 五朝以詹事府少詹事終贈禮部左侍郎謚文  
恭有三子其最少者許濟一子桐仕至湯溪令有治  
聲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桐一子點初贈工  
科右給事中再贈如湯溪公則皆以公貴也娶於陳  
贈淑人寔生公繼娶於都封太淑人公生四歲而陳  
淑人見背都太淑人來稱母十八侍郎公捐館舍公  
撫其二弟孺妹以共奉太淑人有孝稱蓋久之始字  
錢淑人以補博士弟子數獲雋諸弟子間可十歲而  
成鄉薦又六歲始舉進士其明年除知溫之瑞安縣  
公至則造請士大夫延見長老問所利害以九等別  
戶產以九則定徭役民循等應則亡得私下上其孔  
道為飛雲江舟子網利不時渡公官置船而籍覈其  
往來且亭其津以憇渡者邑當助役夫於鄰驛凡三  
故困苦之人二其直乃已公議毋以夫往而以直往  
俾自募邑人大悅俄島寇犯黃巖去邑且遠公獨危  
之趣徙傍地子女貨賄內內城而增其雉堞儲糗隄  
募丁壯乘城為守備居月餘寇果至亡所得遂巡道  
去乃條防禦八策上之官著為令瑞安東南衿江其  
外大海有鳳皇南岬諸島為寇巢西北阻江而三港  
避浦為括閩道寇所必爭公益募括蒼泰順壯士雜

邑子弟教之為陸陳抱其吭沿江鑿外壕繞以周垣  
脩列戰艦海口益署福清蒼山船相牙角調漁舟為  
偵伺身戎服而旬試之又明年抑賊於飛雲江已又  
殲賊於銅嶺馘其魁寇小定即葺儒學脩經史閣為  
祠祠故陳舍人東褒衣緩帶延諸儒生談說經義其  
中雍雍如也公為令先後凡四載積前後計旌薦且  
數十召拜吏科給事中遷工科右給事中  
大朝災議營建而公奉

勅司監察條八事上之所以搜剔冗濫姦弊非一又  
糾一兵馬指揮乾沒者置之理當是時將作大匠宰  
而中貴人夥大司空雷公以斤斤持之恃公為益強  
所裁省萬計論功進通政司叅議仍兼右給事亡何  
而

上所御西宮災復議營建雅已熟公才俾仍司監察  
是時嚴相孽孫鵠以錦衣指揮來預負其寵陽為推  
遜公公直據其上坐鵠稍有流言弗動也亡何鵠敗  
而公以功進太僕寺少卿又揔第 大朝功進太僕  
寺卿公感知遇復條馬政八事上之下部覆報可尋  
遷順天府尹公獨欲脩尹故事曰吾得備彈壓安能  
以獄市諉而晝寢 輦轂下耶所賦役即彈射豪貴

亡所避猾吏不寒而栗時乃議城張家灣而議者曰  
虜衝也城之利然非十萬金不可公請以五萬金城  
而移大官三萬金先之益以勸募金公調度往來僅  
四月而城成會所勸募足還三萬金於大官

上悅特賜白金文綺亡何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  
撫兩浙浙婁中寇前帥雖以傳會取功名然不勝其  
汰敗故大司馬趙公用廉節繼之民稍稍蘇矣公惟  
趙規是隨而小損益其用特嚴賞罰科身往來海上  
約束文武大吏罔敢不以情應蓋踰年而廟子湖壇

頭懸山東大魯南策黃裙福寧蕉洋後先報捷比比

鹵首虜獲生以千計內地晏如論功賜白金文綺事

加正二品奉久之礦賊起直隸之婺源流劫德興玉  
山遂犯常山勢張甚公疏請會直隸江西兵夾討之  
不待報而發所部兵由衢州分三道入擣大破之俘  
斬勁賊七百餘悉散歸農前是公疏上

天子嘉公任超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三省軍務

命下而賊已平矣公復上五事而所稱嚴保甲以清  
盜源革冒濫以重名器禁妄派以蘇民困於便宜尤  
切俱報可是時御史龐尚鵬論公功凡千餘言大約

謂公用兵能以正合以奇勝卓然有古名將風平居  
恂恂一儒生深厚不伐豈與炫才邀賞者等哉  
上聞而益嘉之錄一子入太學仍賜白金文綺公念  
民兵召募無已時而衛所士高卧弗與征行疏乞合  
為一軍練之以次減募民兵費

詔曰可其下閩廣如今已公滿三歲考封三代再錄  
一子太學尋遷為南京兵部侍郎而御史有疑公者  
謂公自嚴相所驟也公廷辨略曰監工時坐錦衣鶴  
上者誰耶御史當不聞嚴氏誑而謂自相所驟也臣  
本末衆所知唯有一歸而已前是

上已屈御史疏留公再請再不許而公勞苦兵間久  
困末病矣會得代歸病寢劇疏力請骸骨

賜休沐居里公雖病里居聞一朝事未嘗不為精思  
其後也一君子進未嘗不喜動顏色也然竟病不愈  
而卒中外搢紳大夫未聞問而推轂章上亡慮十數  
矣嗚呼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非耶

明興賢公大夫之以節著吳者自文恭公鉉始也當  
景帝議易儲羣公悉上署文恭公為祭酒獨不上署  
英廟既復辟而賢之拜祭酒少詹事且倚以相會卒  
文恭公雖不及相然天下高其行而慕說之又蚤貴

婁更大任子孫鼎起繼盛為吳甲族公少承之獨以  
 孤生居貧其間至憂食指不能具伏臘人或謂公且  
 廢者可稍資其羨以謀什一公笑不顧曰不腆先人  
 之廬不能守而廢之即何以有辭地下且吾儒者可  
 什一為蓋未幾而文恭之里門隆隆然列戟者則  
 公第也君子謂文恭公不外究而公文不內施要  
 之其奇節豐績有相者固不獨稱於劉矣公卒隆  
 慶己巳距其生正德己巳春秋六十有一子一份娶  
 於上女三適張汝一盛於唐袁一鶴孫二詹以公錄  
 為太學生娶於吳汝詹錢淑人與份先公十餘年卒  
 應亦卒今獨詹在而當公卒時以訃聞

上震悼賜祭下有司為營塋於某山之麓詹以公三  
 品例得樹碑神道謁太常卿袁公洪愈之狀而問余  
 銘袁公稱公淳篤夷坦有隱德至行其語當不妄余  
 不佞素習公當公之為總督吳故其四履地問里中  
 不知有所謂劉總督者迨以宦游過金衢間即委巷  
 窮谷靡不祠劉總督公且加額願公有後公可以銘  
 矣銘曰

皇篤公劉俾時好述張衣服休初命尹溫雉馴於原  
 鯨鯢其奔入替袞鞞白簡粟粟以繩不遁



帝營建章赫赫夫梁公總厥綱司僕塞淵駉駉三千  
國富用宣惟時輦轂是捐是飭以城馮翊乃睠南紀  
爰錫公履奄有粵海公徒組練蒸日波絢島夷是殄  
迴鏃內指戎莽若洗與庶更始出凜夏霜歸燠冬陽  
以律迺臧公鑰利關芻粟如山無煩民間衮衣西歸  
帝省其私母嗟釜錡孰仁匪旻德曜沈湮于嗟百身  
賜阡鬱蔥我碑其豐庶幾文恭

明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贈工部尚書謚恭簡

歐陽公神道碑

嘉靖二十三年吏部右侍郎泰和歐陽公卒於家其

明年太宗伯宋言故侍郎鐸精白博茂砥節首公以

保乂我王家宜祭葬宜謚

詔曰可予祭葬及謚其更下太宰太宰決言具如大  
宗伯宜贈

詔曰可贈工部尚書其更下翰林翰林臣言具如太  
宰於法敬慎事上曰恭一德不懈曰簡宜贈恭簡  
詔曰可予謚恭簡於是翰林臣致謚太宗伯致祭太  
宰致贈大司空致水衡金錢以葬而公始有歸曰工  
部尚書歐陽恭簡公之墓故事三品得樹石神道蓋  
三十年而未有舉也子獻以督府都事左倅吾州而

來謁拜曰唯是先公之有遺憾於大邦也則不敢請  
以不穀之待罪而大邦有憾也則不敢請乃大邦之  
吏民以先公故而及不穀曰公庶幾有後哉敢假先  
君之靈徵惠於吾子以不朽請世貞乃拜手曰此不  
佞之所與聞於父兄者也按狀公字崇道別號石江  
世為潭人其先大司徒歛以經術鼎承率吏詢蘭臺  
通以學行繼武至刺史琮治吉留為吉人數傳而徙  
恭和遂又為吉之恭和人公少穎卓四歲能盡識雲  
臺二十八將名氏六歲受經輒成誦十三工屬文十  
七補諸生居久之就試其後先試而邵公寶蔡公清

者俱能名知人見公文歎曰是豈經生儔耶而家

忠公與蘇黃復出矣即首之遂以其歲登鄉薦蓋甫  
踰冠也而其明年復成進士公自是力為古文辭而  
尤精治經史曰其退可提身而進則宰天下者久之  
授行人上書論時政語剴切 報聞尋使蜀 蜀王  
竒公貌欲自結厚遺金帛扇皿公一無所受曰使事  
有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歸下峽舟束於盤渦欲  
覆衆叫號不已公色自若徐命取器物投之渦殺其  
勢而會風怒薄舟於灘以免人自是服公有大臣器  
俄遷行人司副為工部虞衡員外郎進郎中時有填

臨清中貴人者假寇莖請得如江西故事督軍務疏  
上諸大臣皆茅靡公時在郎署乃獨持衡大臣間曰  
奈何無事而弄兵以邊鄙我中土而要節鉞夫中土  
無大興而節鉞不輕假中貴人不當帥勿聽便大臣  
賴以強乃得罷公以便養乞南得兵部武庫戒藏吏  
懸隸直以待至則給之母得先顯者其顯者亦母子  
羨諸曹署甚稱之時喬莊簡公為尚書賢公至引以  
自副每語輒達丙夜曰吾老矣固當讓歐君也出為  
福建延平知府公思所以易其俗首下令禁黷祀淫  
祠故數十百所悉徹以其材葺學宮里社建李先生

祠館諸儒生茂異彬彬矣諸死者母父匿弗莖葬母

張宴母得為佛會蓋未幾而家無積喪寺舍無寓棺  
也首司禮者曰蕭敬外謬為共謹而群從子弟多承  
郎緹帥所從舍人子居暴橫時強買民田而遺其  
賦列肆櫛比侵官道至不能方軌而民苦賦爭徙竄  
公歸賦於蕭氏曰奈何重困我民也已又正官道界  
斬其餘榷曰復爾我盡役而肆矣已又得蕭氏奴殺  
人狀立決母所縱舍舍人子憤跳之司禮所讒公司  
禮大恨曰及我倖也而魚肉我一旦失

上意吾無歸地矣謀中公以法將為緹騎逮太宰完

徽聞而舉公堪劇改調守福州公歎曰彼固有大璫  
在將寘我寘也竟投劾歸部固檄公上公上而填福  
尚璫者果盛氣以待曰蕭公誠貴人無柰棄梓何吾  
而帥也公不顧裁減其橫需且半郡有祭當頒胙故  
事益市肉肉且及其客咸徧公弗為市肉益肉又不  
及客也尚恚使隸委肉郡庭而去公陽喜謂諸生尚  
公毋以若相禮而勞若耶趣分肉詣謝尚益不自得  
會迎春公又削其宴劇尚益恚因謁次庭詰公公不  
為動尚至出僭諄語公徐拱手曰尚公非臣子弑而  
忍為是言即上聞得無不可耶遂趨出而城中士大  
夫為公陰喝尚客曰府君盡得而奸私矣已則曰吏  
民為府君持若錄而索矣客大懼交關尚以解而公  
益自勵為苦節大要以寬省刑役為縣官牧養小民  
肺石之鍰即尺布不以自供而備庾賑至絕一切會  
贄曰吾不欲溷吾民也尚廉得公狀自愧因藩臬諸  
公以謝而公於諸公以一切絕故不能有加禮諸公  
外陽浮稱之心弗善也而公議里役則曰郡饒士大  
夫其士大夫又饒產民無幾矣請得稍減分民半役  
則上下交譁公時巡按汪御史珊獨心是公而為持  
之居久之上下則亦信而公以治行聞癸未應朝吏

部奏課天下第一賜綵幣羊酒明年擢廣東按察副使督學政公至則惇禮崇讓以行檢先諸生即試而踈繆者所察跌宕少檢者聊示懲而已再試及察如故乃始斥乙酉當鄉舉五人魁其經而公屈指曰吾得其四矣謂唐穆陳思謹鄭弘彝李日森瓊潮士也詩魁得無廣庠乎非岑萬則曾貫試連士謂張叔庠廉士王養民遲之俟後舉張稍俊可名在二十五不能七十前也後皆如其言廣人人能言之以為神滿三歲遷雲南布政使司右叅政未上召為太常少卿是時

天子方有事禮樂議建南北郊改

高皇帝舊下群臣議咸唯唯而公獨以時詘未可報時相雅重公欲入公翰林公力辭之泊如也遂遷南京光祿寺卿上六事皆為官節省撥乾沒稽出入天子嘉之著為繫令尋以後毋憂歸服除即家拜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操江兼佐院事會復以父憂不果上服除召補前職方旦夕艱英江防事而改公撫應天十郡督糧儲矣謂吾不虞它七郡而獨虞蘇松常吾三郡之是虞而最甚者蘇夫蘇彈丸黑子地耳而漕餉天下半即不給柰何厥田雖上下伯季

也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是且驅而蕪也既而曰吾得之矣吾不能額減而能均乃請於上比其最重與最下者而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為遞減耗米派輕齋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為徵本色遞贈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為母人為子姦巧無所容逃竄漸復而公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顧役母得仍十年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凡數十百條而會蘇守王君儀者遷為兵備副使與公合以是能推行之無害時吳人顧公居相位以書貽公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千石也然為百貧家家減十石矣公所為惠政於十郡非一而獨於蘇著又獨於田賦著是時

章聖皇太后梓宮拊

顯陵道經公所治公第嚴飭守令將佐儲糗備除戎器廣游徼毋令梓宮有它而已問所以待山陵使者公曰使非徹侯中貴人耶此有司事非吾任也既事竣而所經由撫臣以次受賞山陵使獨劾公不飭下公既已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猶奪三月奉上雖以山陵使言奪奉而所遣緹騎訶公者交得公治狀以聞

上遂器公無何吏部闕侍郎以應補者請不應凡再請再不應而欲求老成名持法者乃上公輒報可公之佐吏部也不携家曰吾乃安敢家此官乎哉時當考察法司屬公佐其長務以精覈行之不阻勢不脩伎其斥謫以否不以毀公之鄉人有居相位者謂公且移德我公自以孤誠受

上知弗謝也

九廟灾大臣當乞休公念無他過引乃自引衰

上曰鐸未老而衰耶其賜歸里公明日即束裝辭就道人謂公緩之

上姑怒公以示眷行且召矣夫相君者公嚮弗謝也

而又弗辭且以公為懟公謝曰去弗敢留召弗敢稽者人臣節也彼知我者以我為恭不知我者以我為懟公歸而卜武溪之勝構盱武草堂與伯兄燮讀書杯詠其中甚樂也可二年所而九卿給事御史合二京薦公者亡慮二十疏言甚切然公已寢疾亡何遂劇公猶起坐自若家人謀銷飲器為醫藥費者公不可手書從伯兄所貸餘鏹俄瞑目不語至明而卒卒之前十日有光起盱武若落星越禾蜀江而墜故居春秋五十有八人以為祥云公燕頤虎額台背電目

望之偉如也少喪母哭泣如成人尋育舅氏其後居父及繼母喪柴瘡加痛人或謂今母亦及慈若耶公曰吾知母儼父吾悲不及養耳不知不及慈也公事其伯兄甚篤即老未嘗不怡怡鴈從也語舅氏雖久未嘗不涕泫泫下也於書鮮所不窺為詩文雅健精密成一家言公自郎署至省臺佐銓柄出入中外所蒞以威愛稱為嘉靖間名臣

人主所以褒嘉之甚至極哀榮之典而天下猶以不及盡用壽不及中為恨公大王父昇王父鶴皆以公賈贈右副都御史大王母王及妻皆南蜀王氏繼母康贈封皆淑人王淑人亡子而所二劉氏張氏有

夫子三女二長即獻娶於某由州倅為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次曰叅娶某少曰卿娶某皆邑諸生女長適諸生楊同唐次適王宗明墓在武山之陽銘曰歐陽之秀鍾瀧岡後四百祀文乃昌太宰宗伯小司空柱史太史諸曹卿宛若群鷺鳴高桐誰其最先媚朝陽有偉虎額電目公便便巨腹貯古今辨若決溜波長風尚書折節下師郎為閩岐伯扶瘵冠抗節睨世無衡璫

帝曰汝鐸鐸海邦驪珠在采金在攻偕之報



帝光天間大江以南

帝腑吭汝何在漢晏在唐何以腴國無瘠農則壤下  
上程凶豐劑以損益去偏傷野鮮區脫家伏藏穆穆  
政府

帝所登如鏡懸照群闇驚汝瘁于職匪汝躬胡以稱  
衰嘒

帝聰武塗可禾隴可乘念欲控名名以鴻大星隕精  
越禾江歛用歸體湛然空

帝昨息壤啓玄堂溫明賻綖歸黃腸一德曰簡慎事  
恭其以樹楔表令終後千百年爵公宮有光燭天  
帝龍章

明故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汪公神道碑

世宗皇帝之二十七年而新安汪公玄儀以壽卒於  
里蓋與其子良彬俱猶稱處士云而孫道昆起家義  
烏令矣又二十有四年而為隆慶之六年義烏令為  
兵部右侍郎得封公與良彬如其官以明年萬曆之  
改元葬公塘山之壤於是汪公至三品法得樹石神  
道而

天子所下制詞大指謂廊廟之材匪一世積以美侍郎  
而推功於公道昆捧而讀且感泣謂其友世貞嚮者

寗以昌瑞坊穿曠  
周禮卜葬兆甫寗  
亦如之  
闕音火里門

扞格

培音制穀

微美又微

納王父寗寗寗徵言於故按察使攀龍即王父所操行  
誼長者然不能出於閭閻之外以徵惠士大夫之一  
言而慰諸幽耳業以壯為父兄扞惡聲不及犬馬與  
一賈人子能股掌中貴人而脫其弟於厄即攀龍一  
言之何至乃聞 九重而辱

人主之綸綍夫既 人主所幸采擇布衣之行不容  
掩而光大之是在吾子世貞謝不佞不敢辭蓋聞諸  
攀龍公年十四而亡寵於父也悍奴語弗順父恚執  
視之不能詰翁操大挺培而詬之曰奴叛法當死奴  
魄奪蒲伏受杖父以是心異公而會父得疾甚獨公  
侍臥起晝夜無倦乃驟愛公與謀什一之業以為微

填撫

字抚之卷

指衆而寡積聚未易豪也橐裝客燕代遂大起益筭  
遊賈東海諸郡中以其筭資諸從昆季咸饒沃遂推  
公為益筭祭酒而中貴人劉景填浙東西責賄諸賈  
大小相率亡去而景夙戒吏以非所急急欲得公吏  
遂繫公之弟公既脫身念柰何以已故殺季乃自詣  
景景怪問頷而替者何人公曰賈客汪玄儀也敢以  
千金為貴人壽然公實不持一錢景愕曰吾所急守  
義也而玄儀者何也公謝曰守義寗字而此中善視  
賈居恒以字行景頷之出人怪公何所從得千金耶

公弟持券謁說郡守守謂是素不寢為然諾者許貸  
庫金且行景而景坐劉瑾敗得免鄉人持酒勞苦公  
公咲曰干支家言我生有天赦果然而公至六十即  
罷賈歸休里群賈挽公謂祭酒方為我曹策成敗柰  
何舍去即二子才年少恐不能無得失公謝曰老不  
任道路矣家歲賦杭六百釜可以築盛秣半之可酒  
漿滄池其間可網罟以羞客旁舍竹十畝軒二楹於  
吾計足矣吾安能僕僕刀錐為二子守虜也無幾而  
封侍郎君舉道昆三年矣而公授之詩百篇輒誦公  
以行酒喜曰是能出我家於賈者吾不偷其食好衣  
而毋事蓄藏之產業者以此見耳道昆成進士而公  
喜可知也蓋八十餘矣日進斗酒者三蒼頭一人能  
秦聲使佐酒一日櫛而升堂命酒聲奏忽頽封侍郎  
君曰而翁歸矣頽而弟客他所而子遠宦語之勉為  
善而已醕而逝公所娶吳淑人為溪南著族父慶以  
擇壻得翁儉而好行其德諸畫佐公皆出意表為公  
置媵黃舉良植攀龍所載舉二子事甚怪不錄吳之  
卒亦七十有九其稱淑人亦以封云良彬娶於胡有  
子二長即道昆既贈公而遷左侍郎次道貫用道昆  
廕太學生良植有子四道坦道會道貞道耆諸曾孫

鍾州山人卷之九  
十七 世經堂  
五人道昆又亟稱公即久客益務敦謹自愛為其儔  
強而酒之狹邪以一倡侍公呼燭具書草達旦與吳  
淑人莊至老媵亦化之雍容如也不佞嘗竊讀史遷  
氏傳於諸客最稱臨邛之識宛孔氏之雍容宣曲之  
折節為儉然度其後無顯者積盈而不已則造化鄙  
之籍饒而亡所苦則見以為因仍而忘詩書之好故  
其說曰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  
也乃汪公內行淳至驟去其客歸而舉詩書之好於  
孫子宜其享矣

人主以道昆故榮寵汪公至舉閭閻之行而亟旌之

永永無斃為汪氏後者宜何如報哉銘曰

母窘於穡而客是即亦母久客以勤勤親以佚佚身  
以詩書後人有丈夫子二長善養志次述其事疇為  
若孫文而樹惇司馬道昆

帝曰司馬汝格乃祖惟予賚汝制詞赫赫爰剔潛德  
以光焜翼塘山之圻土沃而滋大隧豐碑余表厥丘  
疇為銘幽有齊李侯公神行天以大庇象賢則百千  
年

墓碣銘

程君汝義墓碣銘

世經堂

抗音康拒

丹州山人稿卷之九十六

十六 一世終堂

後程汝義卒之十九年而其子善之以其詩來請序則又以狀來請銘墓碣曰不腆先人之行不足以再辱長者唯吾子憐之敢微惠於仲蔚仲蔚者余友也而為之介則又固請曰程君儒不遠仕客不踰中曹年不能辭天而何以傳暨表為然而誌之在幽宮者日就蝕也其強有以慰夫稱為人子者余謝不敏不獲已為銘其碣君故周伯休父後至梁忠壯公靈洗居於睦為今徽人又十三世而孫雲抗黃巢亂寨休寧之汭口遂冠休寧族曾祖訓祖典父珉世世隱賈君生而警穎受經術工屬文然不甚篤好之稍長即棄去曰丈夫具孤矢胡意即必於是中求適人壽幾何乃從其父兄客周趙燕楚間君於什一不為鈞距苛取第忍詢寡嗜以時伸縮之周俗纖儉微濟以寬饒燕代慎枝其民羯羗不均君柔平為劑趙俗懷急縱侈則務緩示朴歷楚三俗時見所折衷而適有天幸不乏損最後客吳嘉定樂吳之風土與其賢士大夫因家焉君所不好者經生業乃獨好子史於象緯堪輿龜策復通文史離之技時時心通尤喜吟咏為歌詩後先數百十篇其存者十一二耳即叩之皆真境也余別有序不載君雖心計出入乎茲其大指要以

詢詬同恥辱之

丹州山人稿卷之九十六

抗音康拒

奇取而偶施毋問出問出所宜而已徽旅賈徧江左  
君衣食其貧者不幸而醫藥棺槨于我乎取嘗袖百  
錢行市廛間以乞窶人錢盡乃返久之倭寇犯嘉定  
城未及坂令欲縱民妻孥出避君走謂令曰去民之  
肝腑而責之守夫安能膚立請捐百金募勇士為諸  
巨室先授甲而登埠城卒以無它蓋寇退而君忽意  
倦曰歸乎歸乎吾安吾瘠土矣未及買舟而卒時年  
三十有四也君諱元利汝義其字別號西野娶於汪  
有二子長即善之娶於吳繼娶陳次善夫早天孫男  
一人女三皆善之出葬永豐里之原銘曰

生

盤師平乎佳城其下汝委形而上汝銘誰銘汝銘王先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碑一首

明故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奉訓

大夫華公墓碑

公諱察字子潛常之無錫人也葆曹殷宗錫胤公族  
其在春秋右師表君臣之訓迨乎晉季孝子艱不娶  
之貞乃後仲息遂曰厥裔宋氏之始肇基東亭及明  
播遷於蕩口世執黍稷爰有資橐公父奉政府君息

韓素封解褐半刺業慕文事耻以些言顯

恭陵委和之運震澤靈秀之滙時惟慶門乃篤生公  
公生而髫秀長不膚立攬玉塵以齊潤客訝寧馨挹  
銀海之溇澄人誇阿堵誦收三餘之畧論窮九師之  
辨府君乃延耆碩以攻玉購英哲而斷金公毫不停  
綴鋒無抗衡薄游賢關則林宗之首八俊高步秣苑  
則田巴之屈千人屬龍飛之紀元歌鹿鳴而登薦江  
左之珠競靈蛇誰當照乘燕中之金收蹠躩誤蹶追  
風驚取一鳴獻無再別竟登南宮上第射策金馬讀  
書中秘每試與吳郡陸君浚明更絃甲乙故太保費

文憲公讀其文而歎曰東南之美盡在是乎公遂與  
陸君申友于之分錢通則管鮑慚分氣投則逖現讓  
舞九畹齊秀居然大國之香連城並輝宛爾清廟之  
昭然而珎阻投夜產忌當門枚馬之吹噓甫上絳灌  
之詆訶先入陸既改省夕拜公亦出郎民部准漕之  
舳艫飛雲義絕染指神武之衣冠若雲心安僕被遂  
以疾予告栖遲逾年意泊如也府君篤資事之分割  
晨昏之戀強公起補椽武庫遷佐職方蓄學與五兵  
偕富宏識則九域同朗尋正車駕銳精置郵民鮮告  
痛國減冗耗遇恩實授進封府君如其官母鄒為宜



人斯皇朱紱宗黨榮之會

天子方飭金華而治經術開白虎而講同異首以舊  
學兼采時獎改翰林脩撰拜命之日俾仍五品祿章  
奏最之辰通理三考遷次銀緋縉曳之美徊徨弗居  
博望清華之選逡巡若畏詔美撫謙特聽所守尋與  
校 累朝寶訓實錄 宸章之炳煇若燭何假青藜

天祿之恬淡如飴無謝玄白以錄成進侍讀同考會試  
皇太子立 詔諭朝鮮賜公一品服充使者以往父老  
雜進方欽長卿之見難豪帥歸誠自繇然明之却賄  
鬲水傳為盛事馬韓載在碑史公既嫺婉其度加以

長慮決識故太傅李文康公任在首揆號為知人適  
有密勿之陳薦公堪寄端右會

詔青宮已齒三至宜備四友公首擢司經局洗馬臺  
臣謂公酣酌不當儲輔

天子外伸諍路特寢新除仍頌輔臣出李故事曰是  
尚堪朕輔者胡以不當儲耶且以酣酌加華某何異  
謂黃門為宣淫坐閣伯以闌入也公既却軌無通李  
復削草不泄時始兩賢之娥眉見嫉班姬所以奉帚  
尊鱸非美季鷹托而扁舟子音歸里至是者再昔安  
石偃蹇朝命栖遲去巢許非遠公築園傍

舍名曰嘉遯亦何以異茲而復見追府君冕勉北上  
非其志也俄補故官命主南畿鄉試貝王走不蹙之  
集桃李成無言之蹊前後二試若少宰茅公宗伯瞿  
文懿公兩魁天下尚書翁公陳公毅公侍郎兩  
朱公畢公曹公凌公輩出入三事蔚然名臣垂白羔  
鴈不廢師禮公程式之作世所指南片辭而模楷攸  
寓百試而光景恒新未幾超拜侍讀學士握留篆而  
南素薄宦情更涼物態冥鴻超蹈之旨默授流言青  
蠅點汙之談翻成知己乃以徵謫露章乞骸駕言倦  
游篤懷養志

主上愍其情不之強也公以學士侍二親且五十矣  
夔夔齋慄不改孺子之慕蒸蒸克諧遂成太和之風  
俄而奉政府君捐館匪法太連之善居有踰濬冲之  
死孝溢米時進親慈為之祝噎鷄骨支牀門故虞其  
毀性亡何又丁鄒宜人艱哀以歲加禮無老廢乃大  
營冢域茂樹楸檟鍾侯之墓田丙舍原氏之南陽新  
阡方斯篋美公謂龍蛇屈伸士之恒遇杜樹之蔭百  
尺黃河之潤九里故計倪五策匪徒謀伯王冊千金  
聊以足志四姓之炊烟待煖羣稚之孤棊托儔取若  
困廩寄之衽席役助資匱之畝里搜伏匿之田涸轍

多潤乎蹄涔為漁豈安乎竭澤至於取予歸節豐約  
因心雖連雲之暈華爭騫而二簋之豚肩不掩物情  
頗異行之自如若乃樹梓種漆樊君雲之迂筭也木  
屑竹頭陶士行之瑣算也唯公行之獨得其效公雖  
家埒素封服陽陵君之善對名在冊袞安張長公之  
退節時有佞相假賜環而為釣復遣倖帥指推轂以  
求脂甘語狎至危機隱括有為公動者公如不聞問  
謂所親曰昔人有投蓋於水以明非惜惜所與也吾  
守先人饘粥之遺而捐以填狹邪之逕乎且使白首  
致歸丹唇銜門匪惟失節徒增其醜俄而佞相倖帥  
相繼淪敗始服公之遠識公林居凡三十載矯履迅  
步若士之狎雲霄柔肌粲顏姑射之凌冰雪高標鮮  
令簡度清貴室絕二八之媵坐無九九之客懸榻稀  
下應門鮮通然而五祠並建躬辟主之蒸嘗十里裹  
糧手故人之訛訊親仁汎愛道不相謀酬恩徇知誼  
有攸當至於齊相脫駮未收越石之感孝標著論不  
免到溉之嫌情意所安毀譽為汰公既杜口朝事遠  
跡世途取亢寂寞之鄉長王噉曉之色偶周行墓所  
顧眄松栢泫然久之謂諸子曰昔與陸生周旋館閣  
各言尔志陸生慷慨累革吾欲雍容經濟今皆已矣

九州山人集卷之九十一  
九原有知寧無小憾君子以是知公之未盡忘世也  
公素強無疾歲昭陽之作噩辛涂之月覺筋骨少異  
意殊忽忽叔子方侍容臺典屬國促令請告奔波以  
歸見之喜動顏色沈痾少平迄於改鑿竟不時損飾  
巾待期綽乎太立之度易箒就正儼矣子輿之啟大  
怖將臨熙怡若寐小歛既畢容色欣然公以弘治丁  
巳季夏之六日生卒以萬曆之甲戌仲夏二十七日  
春秋七十有八所著有碧山堂知退軒翰苑留院東  
行紀興巖居諸稿及纂華氏家乘九卷續傳芳集六  
卷東壁蘭臺之撰春客雅麗為宗一壑三徑之辭簡

遠玄澹為主雖黼帶人倫贈多羣羊吻俱擅璋璋靡漸

竹素而巖居一集迥乎超矣公天與檢鏡夙成規設  
右文之景雖未竟其虹攄于陸之儀僅微徵於鴻漸  
使際虞代則巢臯分德其在孔門亦憲賜裁衷矣寢  
疾之際三子七孫長者垂紳服衿以侍湯藥少者累  
棊採蠟以娛游目謝庭蘭玉之榮吾宗琳琅之秀人  
理靡虧夫子可瞑甫及授窆叔子繼之乃知水竭鵬  
海珊瑚隨而告枯鳳歸吊鳥鷄雛以之從逝脩短迥  
絕衰榮不恒其門人王世貞等感匠石之見採悲融  
帳之莫從恩澤未雨音徽就香進不能請字袞於公

九州山人高卷之九十一  
世貞

朝退不獲寓心喪於私壠敢造菲頌寄之堅珉其爵里父母子姓詳具於左銘曰

矯矯先生履坦安且進不離體退不近名讎史東觀授書西清譏以譽伏榮將瘁并三事步武一書投削蓬心廟廊華邱丘擊天與真貴人豈縻爵畢力溫清戢躬湯藥以儉成饒以饒成德用必取羸施必歸澤內衆干指顛焉若畫環公之鄉爰諮爰式里有仁父家有嚴君是亦為政奚其離群我徵在昔身隱焉文君子脩之必達必聞材足奢取事誠盈息不朽讓一達尊居一隱几委形超然曷累追契千古聲施來祀

碑六首

太倉州重濬諸河碑

先皇帝之四十又五年前叅政臣雲翼言臣吳人頗習知吳事吳地故不能當天下五十之一而歲賦十之二漕粟給大司農遂當天下半其農自壯比老死不能得一佚食日夜從事桔槔於水以田而間者水故道多闕無所灌漑請一切治水委之御史

詔下大司空議督漑御史故嘗任治水其委之漑御史詔可其下漑御史於是侍御孝義蔚公元康議治水而侍御洛陽重公堯封以按來曰是小借民力

而大禪之於永永示敢以自護乃會尉公及撫中丞  
巴陵謝公登之下按察使者湯公賓按察使者下郡  
守蔡君國熙丞金君柱龍君慶雲吳君宗吉議曰水  
數治不能周南畝以愛吳父老至煩叅政言然曩者尚  
書季公用大興法辟召官屬遍四郡甚屈縣官帑不  
二十餘年而塞不曠丁未之役臺使者以名任一倅  
倅以丈報至委數苗緡水土間不二年而塞即計之  
今未有能用大興者也然使縣官不愛食民不愛力  
而司役者不愛耳曰則固未有不辦治者也夫計之  
力取民近利者田二十而夫一遠者三十而夫一計  
之工夫三而丈一難者四而丈一計之食夫一而緡  
半計之耳目則丞等請以不肖軀任三公曰善其申  
議議四郡則先蘇議蘇先常熟太倉次嘉定議太倉  
先七浦次楊林鹽鐵則為議七浦曰夫七浦縮穀常  
熟之口而東注海者也利最先於是即以今

皇帝之元年春金君任治七浦其役夫合諸七浦之  
傍田者而佐以楊林鹽鐵之民凡十八日而竣為丈  
七千二百有奇功六十一萬一千五百十九食若金  
者六千一百五十有奇外創壩以距海潮費若金一  
百二十八開一以滿止浚費若金三百五十七又拓

月河以輔之工萬一千六百五十二食若金者百三十七既報而謝公以遷去今中丞蕭田林公潤來曰嗚呼是唯余所理賦乃以勤二三子亡何侍御慶陽麻公水吉以瓜代蔚公曰唯余所奉塵書以嗣事余敢辭則會林公董公再下金君吳君及倅吳君維京則復為議楊林鹽鐵曰夫楊林者橫州之北其右多阜易涸而鹽鐵故漕河也是二河者太倉幹也文各八千有奇青魚涇至吳塘顧浦嘉定幹也丈各三千有奇出七浦壩而外者海沙所沮洳不濬之即揚塵也為丈三千八百五十計之工四萬五千食若金者五千

四百有奇俱報可則又以戊辰春倅吳君與金君畫地而治之其規模大氏眎七浦其役夫合諸河之傍田者而佐以七浦之民凡三十日而竣既報不佞某以燕請林公董公則相謂曰日大司農困匈奴使者十輩相望而

天子即位予民租不能半然陽予之陰蝟取之矣吾儕憂皇之度無所出今而知所以笑矣某謝不敏乃曰昔在永宣民困弊庭忠靖敷刊壤沃流安文襄覈均沃搜困蘇迨其季年公私陳因笑殆謂是乎二公曰然豈唯子之州是利將四郡蚤莫焉退而蔡君以

書請曰子為銘之非以耀成事也以示後之志水者  
有攷也其無難興也無避口也無何而州父老數十  
百人復來請曰嚮者諸公雖屬我畚鍤而厚食我今  
旱二月矣而環河之民有生色焉殆諸公之貺乎與  
造物者均哉某乃不辭而為之銘曰

震澤沮如維天所滙以為 帝藏日夜北首銜雲屑  
霜既鱸而廂原之不探陸塵其波何以溝防譬彼峻  
冬敗厥貉孤而歎無裳維先末禩臣翼有言逮帝初  
載大臣細旃強本節用覲求利害中丞煌煌手扶天  
爵百吏伏駭惟麻惟董左冠右斧日畏日愛監司承  
之提衡守令以畫成事曰維諸河襟帶太倉黔首所

恃官毋私帑民毋私力務一其志庶幾子來立表刻  
漏以聽戒備男跣而撻文執篋筐遵彼河旁倚歟金  
吳立畚鍤間與細分功民亦有言不日成之母久勤  
公清流泱泱樹之梓楊以為河封歲不念恤魁佐其  
武千里若赭環河四周膏澤所侵悉為沃野桔槔之  
聲比阡相警以代澍雨無斲於天斲我大更是濬是  
撫爰在成際忠靖司平七澤節宣文襄繼之籌折秋  
毫為民請蠲上錯塗泥外庾於田外府於廩妙績弃  
仁群公勉旃斯千百年



忠孝祠碑

隆慶之戊辰冬余自副察起再游大名觀其疆邑土  
風淳美民竭其穀麥桑麻之利奉給縣官退而治其  
餘以共事家長上庶幾乎能自足忠孝之願而亡所  
事於詩書之利者居無何而郡太守鄭君旻以祠故  
田侍中弘正及其子僕射布事請蓋大名古魏州地  
而侍中父子嘗為其州刺史節度諸軍者也當肅代  
之季所謂魏州者一辱於安祿山再辱於田承嗣蓋  
至於悅與緒而天子意不復有魏之山川人民而為  
魏之人者亦安於故而不復知其上之不為田而為  
李矣侍中因軍心之嚮踞其位而能一旦奉六州之  
籍歸之天子請吏治賦天子始為之疑繼為之大悅而  
魏之吏士始亦為之駭繼而為之俛服恐後公率全  
師壓趙境聲王氏抗命之惡再鍛其武卒還復治青  
鄆罪獲帥道族其家公北掠趙之要領提衡其六州  
東悉覆齊魯十五州之地併其所治為州共二十有  
七咸手挈以報天子其有功於唐甚大而讐於趙及  
齊魯人甚深用事者闇不暫於幾乘趙之人請帥捐  
公帥之而又奪其綱紀之僕俾闔門就屠俸以死僕  
射由苦塊起墨衰而從事枕戈待旦誓不與賊俱生

而魏更之黠者已深中趙之誘而復動其故迫於得  
所欲而緩於報公遂至挾僕射援河北故事以請苟  
僕射於死生之際少有所動而移其念於擇利則必  
為之姑以應之而廢幾其乘隙伺間如李少卿所云  
者乃悉其財帛予士卒上書告天子慟哭於侍中之  
靈抽刀剗腹蓋僕射之所不能報於力者讐而其所  
可報於心者君與父也僕射雖已死趙誅雖廢然魏  
人終不敢顯為趙而竟唐之世猶能以羈縻之跡時  
出其資賦以討挫叛鎮至於宋而天子恩德日以浹  
又獲救如寇如韓者拊之魏遂以首善聞諸郡蓋又  
至於今而余之所觀羨魏俗如鄉云者謂非侍中父  
子一洗其凶悖而振之以忠孝之力也耶鄭君謂魏  
俗固淳羨然亦少推不時以君臣父子之節撕警之  
則亦易忘而侍中僕射於其節為最著魏既以二公  
故善其俗其德之也當無已乃即廢署徹其朽材隳  
墜而更新之加以丹堊顏其堂曰忠孝余乃紀其事  
而歌以侑神其詞曰

旭輪兮太行下明河兮流漳滌而田兮從王悉而軍  
兮以四匡師不勤兮仇予恒欲報兮狡為阻臣胡避  
兮殉君子胡恫兮從父曳虹旂兮焜煌我天兮兮上

襄藏而肝兮綵綵之使陽咸兮招筮之重貂兮委蛇  
從副乘兮後先馳帝大明兮澤汪濊將趙魏兮齊文  
軌神怡怡兮享牲醴毋撫劍兮東北睨條風兮甘雨  
惠我民兮以逮趙土赤幘兮青衿靈脩脩兮况有臨  
美我俗兮為我禦祲千秋萬歲兮同此心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在唐至德初而有逆胡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雍立  
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十戰城破  
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亞夫金吾  
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既極備而天下  
學士大夫以至嬖女孺子類能言之踰六百年而為  
明之建文稱革除而

文皇帝靖內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參政分省濟南固  
守不下尋扼王師於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尚  
書叅歷城侯軍

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跪不可割其膝  
責之反頤又不可剗其耳鼻竟寸磔於市鐵公既用  
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嘯嚅噓嚮於齒吻間而  
不敢吐後事漸解稍稍有筆之書者而會今

天子即位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

其蹈刑戮有司即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卹  
錄以表忠魂勵臣節於是鐵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  
守維蓋令見賓謂公其鄉人於 詔得特祀而張公  
蓋前六百年而為義而尚未有能祀之者以請於大  
梁之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即郡城西闔故社學地中  
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凡  
公帑之美費者僅為金三十餘皆令遜所任也既成  
而分守叅政李君廷龍率守維蓋同守通通守希仁  
維熙令遜以狀來請世貞言以文麗牲之石世貞謝  
不敏則謂張公提一旅馮孤城遏十三萬之強敵以  
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為勲最大鐵公之守無異  
於張公其所摧堅折衝雅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  
之下然張公之所為狗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讐者  
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降虜矣而鐵公之節獨信  
於 真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為名公卿有妻子而  
亡所羨亡者之為奸黨宗族無噍類而不之顧其事  
為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  
鐵公之獲旌又我 維新之後禩上之所諱聞而下  
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愚竊聞之  
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

九州山人稿卷之九  
世經堂  
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於鷄籠山夫旌敵於抗刃  
接鍛之際略其吠堯而取其狗桀以故其所感發振  
勵僅易世而為主死者比比即鐵公其尤者也而  
天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

高帝意行之於冊書之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  
聖後聖其揆一也噫嘻 明德過唐殆萬萬矣今而  
後謁二公之祠者為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薦  
紳衿裾則思其所立感 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  
觀二公之逝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  
以不朽是參政與守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

臣有大綱上以酬分下則成仁豈名之厚而薄五宗  
弁髦其身君有大德敵怨不校而誼是敦旌彼後夫  
以釋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為淮儲脊不驚胡塵  
有烈司馬作齊息壤洪流其墜毀魄全天賓于帝所  
恒為明神崇廟巖巖擊鼓坎坎萬舞僉僉翼鸞  
繚虹屈蜺雙甄儷輶疇右疇御霽雲之徒以逮萬春  
若彼平安及齊汗駘母汙尔輪靈之未格立髮嚼齧  
含噫未伸靈既格我管旨鬯芬削厲為忻豐我稌黍  
固我城隍福我人民豫山凌空丹霞應之並表嶙峋

讀此豐碑千秋萬年其人若新

涇令劉公生祠碑

劉公之去涇也蓋以給事御史選召云而涇之男女  
耄倪驚相謂柰何奪我父母其搢紳先生亦謂劉公  
持召誠寵異之然柰何奪我父母為當公行相率而  
走數百里泣祖於江之采石即其地亭焉歸而其鄉  
之人祠劉公者曰東茹麻曰北古樓曰南妙峰曰西  
下坊凡四鄉之人祠劉公若一其品入則以請於臺  
御史報可則又以請於前太守王君廷幹記之則又  
相率走千里納籩於不佞世貞而請勒諸珉是時劉  
公復用卓異轉天官冢宰屬云而不佞意遂巡若有  
避也其男女耄倪曰吾不知冢宰屬何官姑以吾父  
母恩累下執事搢紳先生則曰冢宰屬鈞臣也得無  
以嫌避乎而以吾父母恩累下執事不佞盖久之乃  
喟然而嘆曰太史公創傳循吏班氏嗣響有味乎言  
之彼其稱述平仲之善至願為執鞭而不可得豈非  
以睽世故哉乃今幸生當之自失之耶夫劉公一令  
耳其容保教息幾使涇濟興於禮樂去而益思之不  
忘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佞又何嫌避  
也劉公者名世亨江西之臨川人也始涇得劉公屬

歲侵公不欲以善賦聞身請得當戶部勾校例幘被  
去林大中丞因民請而疏留之公乃序立條教櫛比  
其俗輸為限役為等項冗費禁苛取平亭其騎置之  
它郡邑者勿過勞佚歲時行鄉落勸農力耕置社倉  
教積貯諸開墾荒塞因山負澤聽自利弗禁婚葬宴  
會秉俗成則去其奢纖大廈小橐稍稍充盈公乃喜  
曰民自是可教矣鄉有約約有長長有副申

高皇帝大訓而衍廣之章善用長瘴否用短月朔燕  
見諸生攷問德業鼓鍾間作聲詩繼之彬<sub>二</sub>踰<sub>二</sub>動止  
自覩比邑方城若士逮民觀風質成公又曰耳目之  
地得無有蠹吾治者乎斷革訟師搜剔弊吏吏與胥  
徒凜若負霜大豪閉門中猾僂行公又曰四封之內  
得無有萑符弄兵賊吾民者乎起自旁邑莽或伏戎  
下令諸鄉鄉募武勇趨健如格巨室主之據要走險  
捷策飛應寇至輒警警傳輒獲曾未何時九絕赤白  
有虎負嵎莫之敢撻為文禱之負子以奔虎患既息  
乃飭虎落以至儲水春火儲堰春水濡有衣袵綢繆  
牖戶民于劉公若在襁褓劉公于民慈母嚴師昔在  
召伯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流為美言播之聲詩而况  
於公肖之祀之匪直肖祀之思以永之伏膺蒸嘗報

房州山... 成祈滋子子孫孫是馮是依公人神哉於乎公真神  
人哉不佞乃系其畧以授今令祝君而亂以歌曰  
琴高之山兮下有琴溪七音泠泠兮南薰間吹白叟  
兮謳悲青衿兮前致辭疇食汝食兮衣汝衣薰蒸兮  
蘭餐湛醑兮管脂公不來兮佇余思帝命真宰兮代  
饗之握人銓兮沛大澤公欲歆兮亮非一涇民世兮  
不倍德將袞衣兮綏南國

房縣澈澗堰斗門碑

房縣令朱衣上記都御史幕府言邑故房州遷人地  
四塞亡商賈之羨其民依樵采而食所出薄不足以  
共以故恒苦饑而獨邑南有稻田數千畝號為肥饒  
其所受水出滴水巖灌溉以時則收倍它田而其地  
高下凡三畝中下畝以次而受上畝之水其上畝以  
次而制中下畝之命凡水見遏而不下則弗敢播旁  
泄而他注之則弗敢播而下畝亦時能竊發其防以  
使上中畝之立涸以故恒蓄爭其爭能互為害而不  
能自為利日者令以行部至田所具得其狀乃行屬  
鄉三老亭父某某課督民之獲田利者以次受賦俾  
環畝而圩之母使傍泄自上而中而下至縮藪之口  
鑿石為斗門大者三小者三十有五中為管七十餘



上溢則板以障之下涸則啟以洩之凡為條石之以  
丈計者二千五百五十五為柱者一百十五為槽者  
十有五役工至三千三百三十而賦帑金僅六十餘  
因與守畷者約其下畷當受水而不予水者罰在上  
畷不當予水而輒啟水者罰在下畷其民皆稽顙聽  
約束毋敢犯竊以為令遷徙無常久或忽忘之不以  
時飭治姦民起而脩一旦之憤破毀成業坐自失計  
而歸訾於上願得幕府之一言勒石而樹之通衢以  
示永永都御史曰善乃為銘曰

周有稻人掌稼下地豬防溝遂以迨列澮楊茂作田  
曠澇咸備惟此山邑罕覩其利引流下輸建鉞斯易  
比於桔槔厥逸徒倍門此三畷以時啟閉房南穰穰  
民靡虞歲爰戒來者毋怠成事

故福建按察司副使宗君子相祠碑

往嘉靖戊午島夷起閩海躡福清遂以其勁搗省其  
大帥恐甚部分諸監司乘城守而故廣陵宗君子相  
以叅議得西門西門最為省要害郭外之氓叟頽稚  
跳賊而求入者踵相嚙也大帥念賊或得以間乘之  
下令毋內民內者坐軍令宗君謂奈何遂拒吾赤子  
而餒之賊且賊遠未遽乘也乘吾力能辦之大帥益

九州山人稿 卷之二十七 五 世經堂刻  
恐欲設難難宗君則謂省無百日糧而驟益人以耗  
吾食非計更令入而挾芻粟者入之其非挾芻粟者  
弗聽宗君又謂吾赤子奚擇奈何逆拒其饑者而委  
之賊賊又必不能為百日攻也於是大帥之難窮而  
宗君遂大開門縱其人諸見阻它門者亦轉徙而入  
凡數萬計宗君度入且盡徐徐治守具而數出奇以  
創賊竟逡遁走於是宗君之聲稱冠諸道遷其省  
按察副使督學政竟用積劬病周歲卒當宗君之為  
叅議副使而汀守徐君某以事趨幕府故善君因得  
從君游其游輒於西門內之烏石山山有薛老峰鄰

雲台蟠桃塢之屬皆道聳深秀昔人之所詫以為靈

仙窟宅者宗君樂之間謂徐君曰天地大矣而有茲  
山為茲山億萬年而始有吾二人哉則又曰吾去吾  
官若脫屣耳而不能遽舍茲山也庶幾異時神遊乎  
哉蓋宗君沒之十六年而為萬曆之丙子徐君自謫  
起數遷而為其省之叅政以至按察使嘗經行西門  
咤歎曰此故宗君所入避寇吏民道也指謂其父老  
若猶記守使君否父老涕泫滯下曰微公言吾能忘  
宗使君其為人長者稍出而謂郭外之民記宗使君  
否則大戚中有號哭者曰微宗使君而不肉於島夷

者幾希且吾猶使君子也更問徐君宗使君不幸而  
天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使君所活詎止數萬人其  
後何若徐君亦泣而不能答以宗君之無子也則相  
聚而泣其顛者曰吾聞之朱仲卿死而以桐鄉民愛  
之故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若桐鄉及死而其子葬  
之桐鄉西郭民果為仲卿立祠歲時祭不絕今宗使  
君無子獨不能捐西郭之咫尺地以祀之而視其為  
若敖氏之餒手紮徐君乃曰毋庸也吾不忍以宗使  
君故損汝曹橐乃搜贖鍰之美與學匿租百五十金  
以為祠費行地而得烏石之址喜曰此故宗君所居  
神游地也其必食矣於是閩令裔先丞從周受工焉  
為堂三楹墻繚之出石橋而門與西山對復得傍寺  
僧之匿田供歲祀其民以時禱祈者勿禁徐君乃走  
書及狀而屬世貞曰請假子之一言以示永永余謝  
不敏則謂韓退之嘗誌柳柳州之墓而又記其羅池  
廟以知柳州深也今吾幸辱宗君知亦為之一誌其  
墓矣宗君文當不下柳州故嘗為要官而外除亦略  
相同其遷地之近與賜復之易宗君雖若少勝之乃  
其年與其後不及也獨所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  
重毋論宗君無之而烏石之祀亦其民之久而不忘

與徐君之獨居厚也非若所謂死能驚動禍福之以  
食其土也已余文固不敢望退之其何能辭乃記其  
事報徐君而復為樂章一以迎送神俾刻之石其辭

曰

築宮兮岑峯望鳥石兮參差挂棟兮玖垣薜蘿兮繚  
之藜百馨兮廡門攬遊儵兮橋池黃流兮濯皂實邊  
兮肥腴氓紛紛兮若罔靈何為兮延佇倩現飾兮前  
舞靈徘徊兮心獨苦秋蘭兮紫莖濯清泚兮流素馨  
靈脩然兮若來獨流昧兮友生風謾謾兮茹帶恍若  
驚兮靈之袂彷徨兮不得吐將兩誠兮冥會夷猶兮  
愴忘去惆悵兮日將暮金支蕩兮迴照霓車麟兮澤  
霧朝汎兮歐冶夕栖兮丁戊靈之格兮群愉靈之逝  
兮我憂吻滄海兮不波束金崎兮使安流惜莫惜兮  
百年樂莫樂兮千秋

舟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七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行狀一首

先考思質府君行狀

嗚呼先府君之棄二孤也蓋八年于今矣不肖兄弟  
 恒怛怛營營焉懼懿德之日就泯一旦殞先朝露以  
 為終天痛而屬覆盆之未回燭不肖兄弟間欲有所  
 銓述不數言輒涕泫淫下且中咽也每舉筆不能終  
 一赫蹠內惘然廢也今年春天子御極霈發恩詔

與天下更始不肖世貞廼敢昧死伏 關白見冤狀  
下有司特賜洗雪還府君故官廼復敢與世懋稍稍  
攄次遺事行為狀而以不朽之計徼惠于下執事無  
論不肖推不文即震裂荒迷中十不能舉一二以為  
大愧然竊惟於先府君懿德有所不盡而無所溢蓋  
下不敢以私誣逝者而上不敢以私罔立言君子其  
幸垂亮焉府君諱某字民應其先世為即位子諱覽  
即立孫始興文獻公諱導遷江東至宋左司諫諱縉  
者仕高宗朝稱名臣以不能事秦檜中廢居分水為  
分水人數傳而至元古川先生諱夢聲仕崑山州學

正家焉遂為崑山人已割崑山支地屬太倉遂又為

太倉人古川之五世孫諱琳琳之子諱輅輅之子諱  
倬曰質庵公舉進士累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封其  
大父父官如之凡三為縣令一為御史再為按察副  
使為左右布政使副都御史撫畿輔所至稱循良吏  
民思之生特祠者一祠學宮者四沒而祠於鄉者一  
志循吏者五志鄉賢者四質庵公凡三娶於陳氏其  
繼贈孺人生都事君愔最後繼封淑人生府君質庵  
公為副使於貴州業六十一矣而府君生府君既與  
質庵公生俱丁卯而又少穎秀異凡兒質庵公愛而

質庵公生俱丁卯而又少穎秀異凡兒質庵公愛而

奇之。每曰：兒異日當倍勝我。其任南京兵部時，府君從故大司馬太原喬公。時時過質庵公，輒呼府君方髻而姣好也。儒步詳視，若老成人。喬公已心器之，屬以駢語對，輒益奇。喬公大稱賞，置府君膝，指其坐曰：此兒異日坐也。府君漸習服博士家言，為文章峭健，有氣力。十五而質庵公捐館，府君柴毀過禮，依都事君居。都事君故友弟，然為人豪於聲色，居恒張宴，襍奏伎。府君如弗聞也者。每讀書至夜分，伊吾聲後管絃弗罷矣。時府君方病消，病可二載，其讀書為文章益自力，而久之學益以宏博，而湛邃於理。旨十九出。

應試州舉第一，試提學御史，復第一。補州諸生。明年復在高等。至嘉靖辛卯，郡試為郡守，故大司馬聶公所賞。試提學御史，為御史。丘公養浩所賞，俱第一。遂薦應天鄉試。明年壬辰會試，以病弗任場事。歸居二年，而陳太叔人疾病，府君不脫衣冠而侍湯藥，悉橐中裝走諸郡邑醫治。弗効，搏頰扣天，請得以身代。竟弗効。府君痛幾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其視含殮棺槨靡所不誠信。然不一襍浮屠及吳俗禮。時人翕然稱之。明年當會試，以喪不赴。始府君與都事君廢箸出，僅田二千餘畝，皆下瘠。然有天幸，恒歲而府

君曰讀書共養陳叔人若不為產者然以無妄費故有所饒羨旁畝益闢因時置廢而息之所受鹽田輒予善價其善田日益米會歲乍侵民饑流徙府君有廩米數千悉假貸鄉里不計息而以其奇煮粥食饑者所全活不可勝數戊戌會試其文奇甚不第歸而名益著弟子從受經者衆辛丑遂舉進士隸事禮部府君為歌詩雅有聲然意殊不自喜則取廷尉繫法誦讀之曰是三尺人主所以提衡天下者吾一旦獲從事安能嘍喑睨猾吏面孔也是歲授行人司行人又明年使淮藩行祭禮王國所饋遺直百金卻不受滿三載考最授脩職郎乙巳都察院以關御史請詔獨選御史府君為第二人得江西道尋監視中城府君以素習繫法故吏不敢負緣為姦所理號能持平士民安之

皇太子當出閣府君上疏列三事其一欲令師少之官賜坐論道降次答揖于講讀諸臣特免叩首俾得完養正氣從容講析不唯崇師重道有光令德使其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不敢以一人肆於士大夫上為益不細其二引漢儒之言謂太子國儲軍撫師友必天下英俊又為天下立太子必宜用天下賢才欲



令九卿各舉所知賢者以備宮僚之選必容止方嚴德行淳固經術精通聞見該博四事俱備廼為無負毋得仍用輕伎爭進之徒以為異日害其三謂

毅皇帝在東宮時劉瑾之徒以狗馬淫戲搖蕩

上心卒亂天下欲令內閣司禮甄選小心慎朴無他

腸者充六局丞郎之選其有作姦犯科簧鼓為幻者

許三師糾察論罪無赦疏上中外避之時中貴人宋

興者行萬金近倖及相嵩領東廠緹騎多從爪牙吏

虎而翼齟齬人府君列其狀論劾之興迫則復行二

萬金近倖及相嵩以疏辨且辭相嵩為擬旨不允辭

上亦微知興橫此不字罷之中外謹呼頌 上明聖

善納諫相嵩既以負中貴人興金又內慚府君謬為

已不與者曰侍御好手一白簡散大璫二萬金耶其

目固耽耽府君美無何以 九廟恩實授階文林郎

予勅命出監河東鹽法府君第以嚴簡治曰吾力能

設鉤鉅多耳目使晉人言王使君然事貴有體吾不

欲侵巡按權也至貪墨吏獨無所縱舍曰此吾職所

顛辦也居歲餘以疾告歸里里中見有郡縣事以干

府君府君正色拒之然時取其枉抑無控者宛曲為

解說直之竟不使知也時世貞已舉進士府君貽書

淳淳謂士重始進即名位當自致毋濡跡權路又明年戊申府君病間復為御史出按湖廣至則疏劾藩岳郡守之貪不職者各一人罷之曰必及吾瓜而後罷楚民則何罪於是諸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其留者惴惴相戒不敢為非長沙以南多巨豪豪有暴橫郡邑中家為樓堞箚若自固者有用藥術淫良家女子者府君廉得其狀悉捕治杖殺之猾民重足立其尤至竄亡去他省守令端拱而治中貴人廖斌填承天嘗陷前御史至戍歟烈不可近然已懾府君風既謁度當報謁則為飯欲以嘗府君府君飯且為飽徐曰吾與貴人俱稱上臣子治一方忍相厄耶貴人所不魚肉吾民者吾請事貴人貴人所不知而舍人子魚肉吾民者不得不為民治之亦不以及貴人凡吾有所裁終始全貴人名耳廖斌悅而愈嚴府君戒其下終府君任毋得犯前御史賈者好入人死死多不蔽法府君所行部輒為平反甚衆楚人至今頌之已酉監鄉試其程式文以雅純冠諸省諸生吳國倫等九十餘人皆知名士後為京朝官顯重甚衆庚戌代還復按順天八月虜數萬騎犯古北口時三輔自巳巳土木難後可百年不被兵謂虜無何當自退府

君時以萬壽節留京師獨憂之謂世貞曰古北單薄與虜共一牆耳吾所恃者京兵薊兵俱柔脆不習戰虜朝闌入而夕馳於都門之外誰能禦之通州吾咽喉也六師之儲聚焉吾當為上守通州廼具其事以聞且請速出禁兵屯南關廂召文武廷臣計議戰守長策而即日按部之通州勒吏士授兵登陴收諸舟楫之在河東岸者通人心非府君輕喜事然畏法嚴莫敢後繕治至夜半甫畢而虜騎已大入突至通火竟夕紅燭天然竟不能渡河而西凡半月府君晝不解甲而治軍通以獲全上時坐西齋宮笑虜

憂之甚念無以先聞者獨府君疏而所使謀覘諸輔城獨通州完又獨府君晝夜睥睨間會相嵩及大宗伯今元相徐公請見言邊事上曰王某可一陞至次日遂特批超府君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略通州以東諸軍府君念天子方旰食用邊事擢不敢辭而益治軍會虜退首上疏請發帑金下給事御史賑諸中虜者報可時議欲增補京軍公獨請汰之謂國家以有用養無用汰之歲可減漕粟數十萬得沿邊數萬壯士又請於京城築外郭為居人儲胥廣置村堡使民安無至餌賊設總督大臣轄薊遼

重鎮各置兵萬人得相救他如查革冒濫以足軍  
用精選間諜以嚴預備寬假文法以懷邊將招募奇  
勇以備選鋒宣諭威德以激士心咸鑿鑿破的議者  
或難之後卒具覆次第如府君指府君請增脩通州  
二城城甚堅費率減十二四賜白金一鎰文綺二會  
傳虜復欲大入寇詔用府君言置總督為侍郎何  
公棟而悉調諸邊兵數十萬駐近京為衛而以大帥  
咸寧侯仇鸞總之與何公相表裏吏部擬當為督糧  
餉者上特用府君其守通如故侯鸞驟得幸

上挾重而性貪其所從卒於芻粟實利折價故盡欲  
得本色公移持軍興法同喝府君冀以賄免府君歎  
曰上超用我廼不念國家大計而以賄免耶第若  
為不悟者而身歷諸宿兵要害處皆為伏芻粟即侯  
鸞所遣騎異道至咸取給無悞府君復上言兵所過  
計食糶備萬一大軍與虜角而所轉煏炒熟食甬道  
逼虜不易達大軍旣前角虜勢不能中分其兵以援  
餉請預得捐三千騎付臣因糧車為戰守可以無乏  
興復報可侯鸞度所以窘府君者窮稍稍意詘並取  
本折矣而竟以不便府君故虜亦不恒入議革通帥

歸餉事戶部召還京府君治餉可一歲所用度支金五十八萬有奇出納無絲毫蓋其於侯鸞自公贄兩吳縑外不以一金為侑士子之春三月府君用原官巡撫山東治務持大體不為一切苛煩而於法無所縱舍吏民畏而愛之僅三月餘倭寇大入浙之台郡縱殺掠而閩特亦有警廷推府君復用原官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漳泉地方亡何改巡視為巡撫始閩浙諸亡命入倭者諺以通中國為互市而濱海居人多大猾陰內主之互市久不能無所負寔以成仇隙相傷殺不已因緣而為鹵掠前是嘗設都御史經理之頗有所誅戮坐以殘賊抵罪因罷不復置後懲之益為寬姦人以相勾連得計亂益甚至是以廼用府君府君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又柔脆不習戰兵所受壘害輕不足以督率吏士上疏請假事權誅賞俱得以便宜行事嚴接濟之律寬損傷之條開招撫之令南則會二廣北則會江左諸鎮相犄角為應援毋得秦越視而是時俞叅將大猷湯叅將克寬俱武勇饒材畧府君虛已而任之都指揮盧鏜坐前都御史事尹鳳以贓累俱繫獄府君惜其才奏釋為別將時所募調狼土兵未至而括蒼郡邑惡

少年饒趨勇耐勞苦。府君庶得其主名，糾為兵分配。諸將時時出牛酒金帛慰進之，爭自奮願為府君死。而王直者最賊魁也，與其黨徐學毛勳等據海之列港，乘巨艘為水寨，而築室於港上諸山。時時出奇兵來襲我府君，謀知之。夜遣俞君為前鋒，而以湯君繼之。縱火焚其室，賊倉皇走向舟，兵隨而擊，大破，幾盡殲矣。忽颶風發，兵大壞亂，賊廼得乘間走，所鹵獲生倭百四十三首，百五十餘焚及溺死者又數百人。軍大振，而府君所釋尹君者，將閩兵，徼歸倭於表頭北。炎諸洋鹵斬百餘級，奪生口二百餘。後先以捷聞，賜白金各一鎰，文綺各二。賊蕭顯尤兇狡，率勁倭四百餘屠吳郡之南沙，還逼松江而軍。松江守來告急，府君慨然曰：「吾嚮所疏陳犄角者，非此耶？」顧謂盧君鏗：「吾出汝死，何以報我？」盧君跽曰：「請取彼蕭顯以報府君。」壯之，酌以卮酒，悉選其麾下鋒，畀盧倍道掩擊，大破之。斬蕭顯，餘眾潰入浙者。俞君與諸將士徼殺無子遺。是役也，越境而盡賊，因以完雄郡。又我兵與倭角不利，陸今陸角而利，功甚大。御史按江左者，以聞。復賜白金一鎰，文綺二。府君行部視諸縣，或未城或城而庳且薄者，計賊所繇道，以緩急為次第，畢城之。

凡二十餘縣獨慈溪士大夫持不可府君強之不得  
曰後而當思我言府君去浙一歲而慈溪破其殘瘡  
累累矣強就城且相誚曰若柰何不聽王公言城今  
晚矣杭固為會鎮倭所窺伺者而每府君出按部烽  
火不時警守令恐督集其男子登陴其女子以授餉  
至暮不得畚休府君還即罷之曰男歸而耕女歸而  
機吾在何恐為闔城歡然如再生蓋府君計倭以遠  
未至至而吾斥堠明無慮弗及柰何先敵而逆受困  
也浙人初懾倭鬪聲至則掩耳走其所當衛所將校  
皆紈袴兒惴惴相戒寧以明法死府君擇其中有志  
意技力者激之曰倭亦人耳若柰何見而走且若幸  
而世承平不復有分茅土衣紫帶玉者今庸知非天  
欲富貴而輩乎浙自是稍稍有戰將如鄧城劉堂孫  
敖張四維夏光陳行德輩奮逐北有功或鬪死以節  
名府君復廣為刺得沿海寧紹及閩大猾所素稱內  
主者悉繫之覆其家賊自是不復知我虛實與所從  
入鄉導其餘皇在大海中亦無有以米粟火藥通者  
徃徃食盡遁矣府君之撫浙閩可二歲功次三千餘  
皆劇倭倭時有所陷堡寨隨而擊滅之計彼得不償  
所失而我軍所俘殺亦過當然府君每當上功輒遂

巡不自言而小夫利則引以自咎曰為人臣委質固當爾也人或謂府君久次當遷不則亦量移易地府君謝曰吾知有盡瘁而已且吾而易誰當難者甲寅秋七月虜入大同殺大將覆其師撫臣坐失律下獄議置代未決上密諭相嵩中外臣誰為真忠者相嵩惶恐不知所對上曰吾能得之吾嚮所自拔者王某耳相嵩頓首謝遂手勅吏部朕思大同撫臣須得人王某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贊理軍務仍促之往毋候代故事唯置相用手勅蓋異數也報至府君治一日裝即行浙吏民以數萬計如祭且哭曰公幸全活我奈何舍我去縣官遂不復東南顧耶夾道擁至北新關車枳不得前府君亦為揮涕曰縣官念南北等耳北事緩且來緩若矣久之廼得發道吳郡抵家百里而近府君使使酹於墓歔歔歎曰上恩重生不復得為親有獨奈何於是府君行抵淮則從陸倍道度紫荊關胡騎時尚充斥府君第遣兩偵卒先而身以單車馳之鎮鎮人饑新中虜擁迎府君歡呼曰上不忘吾曹遣所親信臣來吾事濟矣府君至則上書具言歲侵與軍所以之興狀請大司農金錢十餘萬賑之報可府君與司農郎約



母有乾沒以畀大帥約大帥母有乾沒以畀裨帥約  
裨帥以口率給吏士不者當用柱後惠文彈治之諸  
受約人人恐而府君又間從帥所取一者萬計而備之以示  
不測則益人大恐不敢私吏士獲會之捕首  
會虜復入寇公與總督許公合宣府之捕首  
虜百餘鹵馬牛羊稱是捷聞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明年乙卯之三月薊遼總督蒲州楊公入為  
兵部尚書廷臣以闕請議推府君為貳上即用府  
君進本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兼理糧  
餉仍即日之鎮大同極邊地寒其軍素稱儉然徹於  
撫臣饒府君則列所當私入號幕府羨者十餘條悉  
罷之以歸軍毫髮無所與府君之為大同才半歲於  
其行吏士哭而挽留不得發者幾如浙且曰上與  
我公胡遽奪之吾自今色復萊矣府君既與楊公代  
而虜酋把都兒黃台吉打來孫等數萬騎入犯古北  
喜峰冷口諸隘府君發兵拒走之廼大集將佐講畫  
戰守利害條上凡八事曰列戍守曰聽權駐曰據險  
要曰專責成曰明探報曰張兵聲曰恤主兵曰撫屬  
夷俱報可府君以副帥吳珮二萬騎守冷口以遼東  
帥殷尚質輔之為外援以大帥周益昌萬二千騎守

馬蘭谷以副帥龔業三萬三千騎守墻子至石塘嶺以副帥祝福四萬餘騎守渤海至鎮邊城大帥趙卿繼之為內援以大帥李賢步騎萬人守紫荆倒馬諸別將步騎二萬東西佐之而自以精騎居中調度來往奔命府君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為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為外守彼此有分地無分民各以便宜為國而已府君念朵顏屬夷名稱為外臣然徃徃為虜偵候勢不宜迫之迫之則驅而與虜一厚之則彼益驕而挾虜鳴我迺令撫巡兵備捐繒綺犀毗貝帶胡粉之屬以好召諸夷妻子所以慰藉其意良至而於六月中合薊遼大帥出兵耀武其地旌旗徑百餘里不絕夷稍稍惕息更為我用矣把都兒等既已不得志益徵集諸部牧近郊為邪謀益急而府君前所遣布勁兵堅其殺不可犯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兒墻又攻黑衝峪已又攻大石溝府君督兵拒擊復走之捷聞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如故予一子原衛所千戶世襲府君辭不可遂巡自謂曰家幸業儒父子備朝列母為復侵介士路也時真保河南山東諸防秋皆騎兵無步府君謂予利步不利騎藉軍威用

騎重而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奏裁馬六千餘匹。所滅芻粟以萬計。東虜先後寇遼左。府君所發兵敗之。獲首虜數百。又招徠夷漢一千五百戶。事聞。賜白金一鎰。文綺二。丙辰。兵部尚書關廷推府君副宣大許公。上雅欲用府君。論相嵩首不如副。相嵩意有所嚮。極言許公長而練事宜。內府君彊力果勢。宜外。廼已。時大舉討倭寇。府君發兵五千人。從裨將尹秉衡將而南有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九月。虜小王子打來孫等犯一片石。喜峰口諸處。府君復督兵拒走之。賜白金一鎰。文綺二。尋以擒獲叛逆。賜如之。明年之三月。虜闌入灤河諸地。頗有所殺掠。府君督兵力戰。走之。詔切責奪一官。為右侍郎兼僉都御史。餘如故。前是楊公為政時。府君所糾治諸將臣無不聽。凡府君所糾治。或以善遷者。即問府君所當代為誰。以前一日論罷。次日奏補。即相嵩及其子世蕃。有所欲。上下不及發。頗以是為恨。許公代之一切取相。嵩指不復關府君。府君居邑。邑不自得。曰。吾所欲。寄死生於其人。而不吾識可乎。令楊公而用事。吾為之死可也。今非吾力所任矣。而會兵部。負外郎楊君。繼盛以論劾相嵩父子為所陷。抵罪。府君聞之。恨。彈指

出。血。不。肖。世。貞。又。不。幸。嘗。從。楊。君。游。頗。為。之。經。紀。其。喪。而。鄉。人。客。相。嵩。所。者。文。致。其。狀。嵩。父。子。怒。切。齒。丙。辰。秋。防。功。不。錄。與。灤。河。之。役。責。重。皆。坐。此。故。也。府。君。既。受。命。日。夜。拮。据。益。治。軍。其。分。布。大。約。視。乙。卯。如。密。而。身。與。大。將。焦。澤。歐。陽。安。等。抽。諸。入。援。精。騎。駐。要。害。為。聲。援。時。虜。西。酋。俺。答。把。都。兒。辛。愛。十。餘。萬。眾。謀。欲。犯。古。北。馬。蘭。東。酋。打。來。孫。俺。眼。他。皮。十。餘。萬。眾。謀。欲。犯。義。院。冷。口。諸。鎮。謀。知。明。兵。盛。咸。嘆。惜。不。敢。先。發。灤。河。之。後。虜。雖。有。所。剽。掠。其。得。不。償。失。後。復。為。窺。伺。計。食。其。馬。羸。雜。畜。過。當。廼。稍。稍。造。詔。復。府。君。原。所。奪。

官。尋。以。遼。左。獲。虜。酋。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明。年。戊。午。之。二。月。復。以。遼。左。破。虜。功。錄。一。子。入。胄。監。六。月。復。以。遼。左。屬。夷。獲。虜。酋。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九。月。復。以。遼。左。破。虜。功。賜。如。之。蓋。府。君。於。諸。將。中。獨。才。故。楊。都。督。照。楊。壯。武。饒。智。畧。惠。而。好。士。然。性。剛。多。忤。諸。上。官。諸。上。官。人。人。弗。悅。也。府。君。委。曲。為。保。持。之。得。不。敗。至。遼。帥。楊。時。思。自。勵。有。以。報。府。君。而。府。君。所。下。軍。書。規。畫。調。度。咸。中。窾。以。是。得。盡。力。連。破。虜。當。是。時。遼。幾。重。相。嵩。見。府。君。連。受。賞。益。不。懌。愈。欲。危。府。君。以。明。法。而。是。時。諸。邊。臣。治。軍。餉。不。無。有。所。乾。沒。給。事。御。史。臨。

當出覈相嵩私沾沾謂府君且當得罪矣而給事御史至鉤出納籍旁采物議亡論於府君亡言更極推薦謂白首籌邊赤心報國相嵩廼陽驚曰王某能爾耶九月大虜王文土蠻黑石炭諸部十餘萬騎駐大鹵場以精騎七千犯界嶺坎墻且上裨帥崔桐拒擊走之其別騎犯箭捍嶺裨帥佟登走之復合其騎犯箭捍嶺以西大帥歐陽安馬芳等走之其奇兵數萬騎入黑谷嶺中軍將張倫等破走之賊度明兵衆合而堅不能以間進遂拔營遁府君擐甲嚴號令督諸將逐之出塞廼返無所失亡是歲府君功最大竟以相嵩志故格不錄予賞賞如初而練兵之議起矣蘄鎮外捍虜內控三輔戍卒故數萬人而承平久多所窳逸自庚戌變後虜日迫勢不能不多調各邊兵為衛邊兵歲苦調發日以減耗後先督撫諸公議練戍卒歲益壯可省調發十之六七大司農省軍興芻粟稱是見以為名美而戍卒多選悞不習戰所勾募取充數而已諸老将孰計之不敢任調發如故相嵩與其子世蕃業得之冀以中府君而郎有某生者久廢暴從倖臣文華起廼以謂相嵩相嵩復陽驚曰邊事弊廼爾耶於是指授兵部疏令某生出按劄卒所以

不練狀而某生至則風府君曰足下何所失相君指  
耶府君唯唯既行駐昌平再書貽府君曰不佞將入  
矣何辭以復相君府君曰吾業已失相指何復為且  
某長者吾不敢以汙請竟不答而某生入為疏則盛  
言戍卒當練不宜以調發疲各邊而毀府君不事事  
相嵩當擬詔故盛其罪寬其罰要府君以後効府君  
不敢辨為疏列十三事請以三歲為期曰添募游兵  
曰近地堞勾曰原籍清勾曰調取邊官曰安撫軍情  
曰周濟糧餉曰軍器犒賞曰預備戰馬曰更選戰丁  
曰撫夷支費曰責憲臣曰責將領曰脩邊牆所以規  
畫甚詳時左侍郎江公畧兵部然府君言條為奏以  
請相嵩覽之嘻曰昔何畧之又何詳也且若尚欲三  
歲耶明年之二月虜犯遼左府君所部將照大破之  
獲首虜八百二十四級鹵馬牛羊夷器以千計故事  
破獲過當當封而世懋復舉進士相嵩愈益恨持府  
君益急例春防所調發兵視秋省十之五至是以練  
酋影克哈孩為嚮導謀入寇府君所遣謀多被殺廼  
嚴勅諸將守要害而具疏以援兵請相嵩密疏謂府

年十一月... 卷之九十一... 世經堂刻

君欲挾虜自重，耗大司農金錢，不可聽。上為心動，而無何虜竟乘灤水淺，突衝潘家口，入掠府。君率所部萬餘騎直前拒虜，數里而陣，別遣大將馬芳等以輕騎八千乘夜繞出賊前，賊故眾數倍我，然莫知我虛實，稍斂其眾，不敢散掠。凡三日引去，兵尾而擊之，捕首虜百事聞。上廼知府君前所請兵非謬，第停祿為秋防笑，而錄諸將歐陽安等下之獄。然相嵩已嗾御史論安等皆生死，欲以挫府君，而見部將當從守邊者，刺知狀稍稍引避自遠。府君笑之，無可與共秋者，益困不能舒。而都御史鄢懋卿相嵩客也，欲以府君啖相嵩，佯為露情款者曰：相君實欲囚若，念邊事重，不復能困若，以而不任，且縱之歸耳。府君謂鄢同年生，不賣我果，請歸懋卿，廼為屬草，授巡按御史。方輅輅嘗以邑令事府君，雅不欲聽懋卿，曰：毋傷也。今相君欲逐王，王自請歸，是兩狗之也。輅以草辭重，欲別具草，懋卿曰：弗重。上弗聽也。上弗聽，而王弗得歸，是無德於王，而重失相君指也。輅廼從受草。然府君廉無可跡，汙者第極言病，悖不任事，負上恩，當罷。既疏上，相嵩為內主，逮之下錦衣獄，獄以讞牘請相嵩子世蕃削所具府君功次，上刑部尚書。

鄭公惜之持不肯從重論再駁廼比守邊將帥守備  
不設失陷城寨律至明年庚申之十月朔竟不免嗚  
呼痛哉初府君就逮時二子獨世懋在而世貞為山  
東按察副使自劾解印綬去與世懋謀為伏 關請  
代者府君力止之曰我於國家無少負 上幸念我  
或庶幾忘之柰何復激之耶且嚴氏為寀深蹈其一  
矣若兄弟柰何行復蹈也世貞等不得已則時時從  
相嵩門蒲伏泣請解相嵩亦時時為謾辭相寬戒以  
毋激 上意亦無他第不欲遽釋弛邊臣心耳而遼  
左覈功狀至相嵩陰攝削府君名兵部郎徐君世慶  
復以練兵出相嵩嗾之令追論府君徐堅不從久之  
移病歸相嵩既已陷府君謀為下石益切然愈益詭  
秘世貞兄弟不知也嗚呼痛哉當府君在獄時謂二  
子曰吾自御史遷治餉當為逆鸞所構死不死南禦  
倭當死不死北禦虜數歲歲當死不死今廼死相嵩  
手耶豈非命哉死等耳死虜為快然辱國吾寧自辱  
耳日取周易尚書毛詩讀之欣欣若有得曰古之聖  
賢處憂患而不失性情之正如此也雖一息存而志  
不少懈文王之演易於姜里也某固未之逮也子路  
之死也而結纓曾氏之死也而易箒庶幾余自勉哉



迨及禍神色揚揚如平時不少亂。府君孝友天性質  
庵公開八表稱令善終。府君猶以生晚不及共奉為  
恨。自號曰思質。每語陳淑人未嘗不泫然掩涕也。事  
其兄都事君及史氏姊恭甚。即兄弟少乏取之。府君  
如外府也。舉進士而族有妬府君者。造浮辭巖之。至  
非所忍聞。府君以御史歸而會其人坐大獄。窘君力  
為脫之。死人有用前事間者。府君愀然曰。毋多言。三  
世而上何人哉。質庵公斥義田千畝贍族久之。田漸  
瘠。府君方有戎事不暇。及歲別捐米三百石以予貧  
者。而謂世貞兄弟必終質庵公志。內外親待府君而  
舉火者十餘人。以歲時給奉。繒絮醞漿者又十餘人。  
所稱貸不取息者又十餘人。惇信扶義。儼重然諾。  
急朋友之難。甚於己。一飯必報。至仇隙不以挂胸臆。  
中坦易無城府。時自謂生平事無不可對人言者。其  
居鄉好從鄉父老。稱說稼穡較歲豐儉。及前輩長者  
事。其仕宦好稱說節義慷慨。疊疊不厭。而大要歸於  
忠厚。其於材好諸葛武侯。范文正及近時王文成諸  
公。於詩好建安李杜。文好司馬子長。賈長沙。蘇子瞻。  
封事好陸宣公。而尤篤精於經術。閱書一過目即成  
誦。於百家言無所不窺。覽指畫山川險易。籌兵餉。歷

身州山人類卷之九十一  
歷如覩馬上占奏草兩車從旁錄之指為痛然府君不欲以才掩人即馳卒奏一策可用欣然攬之若已出所歷官皆臺職三為巡按一經略一提督三巡撫一總督其所推轂賢士大夫遍天下所當糾即時宰以私屬之不為動其為總督時相嵩銜府君已見端而會有詔薦堪大任者府君以前都御史汶上吳公定陶曹公侍郎福山郭公名上曹公郭公俱坐得罪相嵩戍吳公亦以相嵩恨之故自免者也後三公相繼起為當代名臣海內稱之至所拔將校遷大帥者尤衆府君故畏勤由浙而後軍事愈倥傯夜未嘗不四鼓坐籌所以為日者某所某事待旦而行之後自謂吾在獄身危矣而心以得安於聲色器玩世一切可欲無幾微豔火則莊吾母郁恭人蓋彬彬白首也旁絕媵姬與昔賢所稱不入季女之室不登變童之牀者奚啻無愧色哉前府君逮而都御史餘姚翁公謂世貞曰母用為而父憂是嘗帥吾浙矣不妄費一財不妄害一命故當無凶終且壽也且今浙帥庸若而憂而父耶世貞兄弟所以敬徙自匿有生望者亦待府君仁幾得如翁公言耳而竟不免痛哉痛哉然府君歿之一年而御史輅得疾歸一夕自恨死兵部

郎徐君移書來言相嵩所以嗾之狀為文祭府君稱  
 府君武穆而斥嵩奸檜文具在又一年而侍御鄒君  
 論罷相嵩戍子世蕃孫鵠又二年而侍御林君按世  
 蕃反狀詔傑之籍其家相嵩為編氓以死又一年而  
 都御史懋卿以嵩黨戍又一年而世貞上書具其事  
 今少師徐公少傅李公與諸公憐之下吏部太宰楊  
 公憐之為行大司寇報府君罪所坐枉大司馬報府  
 君功當錄揚公尤慎之行御史報具如大司寇大司  
 馬指迺以聞詔曰王某准復原職嗚呼諸為姦陷  
 府君死者相繼敗而府君賴天子恩與諸宰輔大

臣之明以有今日令府君而在即不敢望委蛇從諸  
 公後得一援抱鼓生當匈奴必有可以自效如孟明  
 魏尚者而已矣迺僅使世貞兄弟見之痛哉痛哉府  
 君生以正德丁卯五月四日歿以嘉靖庚申十月一  
 日得壽僅五十有四娶吾母郁氏故居士公遵女以  
 世貞主事滿考從府君僉都御史封為恭人生二子  
 即世貞娶魏氏封安人世懋娶章氏一女嫁太學生  
 張希九從府君京師故病瘵聞府君變痛不勝死二  
 孫士騏為世貞出聘沈氏士駟為世懋出五孫女長  
 適鄉貢士華叔陽早歿次適朱木又次許聘華之

為世貞出二尚幼為世懋出有奏議二十卷詩文一卷藏於家世貞等將以明年巳巳之十一月初九日奉府君葬於項涇之陽而謹泣血具狀如左惟明公哀而褒之一言歿者得稱為先君子骨且不朽存者唯世貞等得為人子亦且不朽不勝懇切惶恐之至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八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行狀一首

楊忠愍公行狀

楊忠愍公者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中小興州數中虜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之始祖百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述又三世為公王父青青生封兵部公富為公父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於曹而生公兄繼昌矣已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九十九

世貞元美

復勝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舉公公始就襁褓有  
奇質兵部公居恒謂人曰日者言吾門當驟大豈是  
子也耶然公僅七歲而母曹竟捐館陳女妬日夷公  
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覩  
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  
兄曰若幼何學公艱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  
兄言於兵部公竒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  
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  
代踐更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為舉子業漸有聲十八  
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恒讀至  
夜分燈且盡暝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逸屋行  
且溫誦日所臆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  
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  
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為治湯藥者乃吾  
死僧矣則為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  
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侍  
亦愈時人異之為語曰疫無鬼以為不信視楊子公  
既為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  
術業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  
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損貲為眉髮費不可則

乘公出而強公婦以八石穀廢箸居曰毋溷乃公為也公游太學再試居首為名高故薦紳大天遍館穀之稍稍具橐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為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箸者懼不勝負爰費為兄累今幸有餘錙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爨可乎兄愧然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為公費公悉推兄使輸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時祭酒華亭徐公異公材為指授經義甚悉公以又明年之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及與考功郎鄭

公曉游鄭公者素負鑿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為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章典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缺告驗封掌諸郡邑吏入肄事者公已夙鈎得其弊乃為嚴登籍定序先後革冒替精誰何其試吏毋得假手上下翕然稱服公既以曹事簡稍用其力詞章久而厭之而是時關西韓公邦奇為兵部尚書韓公大儒公始從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構桐竹絲漆于製管製天已製琴已瑟若簫笙埙篪之類

諸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韓公公大悅曰技更進是乎  
姬吾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  
成一調何如公退而凝思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  
投公以金鐘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公醒而汗  
悅若悟者起篝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  
二管成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  
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韓公既歸老語公樂  
不止以盡子吾為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  
兵陣之書而授子公乃徧習焉而會諸僚有講聖門  
之學者公又從講學人或謂此曹子什伍曹聲譽蓋  
何中之公不顧曰道在人志耳子不聞夫商丘中誘  
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虜大舉躡京師而南南  
中議發兵入援嘆惜當往者公奮曰主辱臣死即無  
一兵從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虜退之明年公滿  
三載考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豆之  
間久之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歎天體之不盡益  
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即遷為兵部  
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  
兵政 天子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虜虜請於  
二邊互市市馬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

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  
親別名也虜踐躡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  
天下之大讎其不可者一矣往比伐之詔下天下曉  
然知 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  
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 天朝堂堂而下  
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矣  
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虜今  
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隳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  
矣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  
鎮美不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  
徃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  
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  
六矣伏羗之莽在在有之徃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  
縣官憚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  
其不可者七矣虜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被  
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  
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狡詐出  
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虜眉約不至未可知也  
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  
畢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諉他部我既無所攝問之未



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疋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為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脩武備夫虜至無饜也至無耻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舉也且吾果欲脩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一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馬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諱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為 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懼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懼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

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 陛下宜  
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  
不出十年臣請得為 陛下勒燕然之顛懸俺答之  
首于橐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 上壯之下相嵩等  
八臣議咸唯唯侯鸞愧憤曰豎子目不知虜宜其易  
之乃密疏云云 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置訊  
公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  
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  
以事公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  
令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共敬其職冬月受請辭竟  
莫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揚公神明即監司以難獄猶  
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暇則進邑  
諸生為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公晚而  
公損俸祿益之東贄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以  
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  
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公召而約束  
焉為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  
衆無所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  
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  
千畝白於府以伏糧予之乃做故井田意割授諸生

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美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揚公即滇吾穹廬且舍而況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青鸞褐者公持其人曰御史無責褐也責褐即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為旁解乃得脫去自是無采責邑褐者矣公之為典史狄道將三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而虜數敗約入寇侯鸞奸復露罪至族

公言大備 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

餘即遷南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胡廣司負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笑以不得立貴之為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始遷刑部即欲移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 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傍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

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為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  
怒諸給事所行遣公已抵關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  
齋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  
逆鸞威厲問官鍛鍊必欲置臣于死陛下特寬其  
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  
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  
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  
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未有急于請誅賊臣  
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  
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  
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胡虜之先且嵩之  
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  
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  
之姦佞又善為撝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陛下之仁恕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  
位至今為嵩者乃曰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幸  
於得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眾惡俱備四端已絕  
幸賴陛下誠敬格于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  
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  
孰有過于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

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于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于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即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于

金州山人和卷之九十九  
世經堂刻  
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 陛下宥一人嵩即謂  
之曰我救之也及 陛下罰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  
得罪于我故報之嵩竊 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  
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甚於感

陛下畏嵩甚於畏 陛下臣不意 陛下之明斷乃  
假權于賊手如此此竊 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  
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  
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  
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于人口 上故無

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  
刊行為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 陛下  
所行之善盡出于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  
果若此乎此掩 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陛下之  
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  
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群會而票  
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取題疏方上滿朝紛  
然已知 天語旣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  
沈鍊劾嵩疏 陛下發大學士李某票擬某即使所  
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

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  
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  
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  
相小丞相之謚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  
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乃為壟斷  
之計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  
為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為總兵御史黃如桂為巡  
按朋姦比黨講張為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  
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  
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  
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效忠嚴  
鵠皆世蕃養養真乳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  
即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  
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為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  
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  
私黨此備既作效成風將應奎等令子冒功杖死  
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  
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  
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

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為總兵甘肅會詹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藉以誣廢嵩父子于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歎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 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為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給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



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 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 陛下持

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于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偏於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

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  
一少變至嵩為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賄慙慙  
者貪如盜蹠而亦存用奔競踈拙者庶如夷齊而亦  
罷黜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節  
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汙成套牢不  
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  
於此特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  
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  
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  
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 陛下之聰明

而若不知者 陛下待臣子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  
陛下之姦入于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  
恠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  
知 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  
伺察 聖意先用重賄結納于 陛下一言一動無  
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  
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 陛下之心 陛下  
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  
是 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  
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為

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據飾是 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 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廠衛既

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贖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于負

陛下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于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

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為之布置各言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太宰皆嵩心腹 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 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 陛下何不忍剖愛一賊臣顧忍口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逐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

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復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我顧 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陛下况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于鸞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 陛下者 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 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

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  
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  
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憲公薨而  
相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搆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  
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懾嵩者且王家事渠  
寧不憂為嵩敗耶獄具詔杖至百有遺公蝻蛇膽謂  
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蝻蛇為却之第  
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  
吏內畏嵩屏去藥食公碎甕盪手破諸腐肉血稍稍  
起司寇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恠以人臣  
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而郎史君坐稍持獄謫叅佐  
重公辟者侍郎王學益遷矣公以冬月行論從容讀  
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而後  
侈之耶將柰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  
至帝為貴而公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勞  
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柵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  
或謂中貴人是不齷齪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  
得見之幸也即齷齪固當而又竊指公三木歎曰柰  
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也上意且惜公欲免之  
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人藉藉謂公且不

免司業王先生子難謁相嵩請曰公不憂萬世耶相  
嵩曰吾行當為救之且卜之王先生復前說曰卜之  
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卿胡某駭懋卿曰不可  
公不覩夫養虎者耶乃自遺患相嵩者領之已更有  
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朔論死公臨當赴義出所著年  
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復為詩二章其一  
曰浩氣迎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  
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  
作忠魂補蓋慷慨曼聲長嘯以沒公沒之七年而相  
嵩姦狀大露 上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其

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  
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  
年而 天子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  
首贈太常少卿賜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  
瓚言賜公謚謚忠愍用御史郝君杰言賜祠公於保  
定額曰旌忠嗚呼國家之所以為揚公者足矣當公  
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稱公之忠痛公之冤而不  
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知  
先帝之怒公至僂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鸞  
嵩之奸於後天下知

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褒卹公而不知其陰體

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歿於乙卯之九月晦春秋四十配張夫人胡村處士梁女婉孌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死報聞丈夫子二長即應尾太學生娶訓導李君某女次應某娶都御史王君遴女王君蓋為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者也而又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令其人在不重悔忍然下汗耶

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葬公持公所自著年譜徒步冰雪中八百里而謁世貞曰先子之沒嚮者

寔蒙葬焉而未有志銘也將渡江以請於少師華亭相公而藉吾子之狀為先容不佞謝弗文應尾泣曰先子之遺意也不佞重謝弗敢蓋忠愍之沒相嵩實怒不佞而嫁於先君子有至痛焉應尾重泣曰不得子之狀無以辭於少師公也先子即死且不瞑既而王君以書來曰子為狀而乞志銘於鉅公大賢忠愍公意也不佞不獲已為著狀而淚涔涔流弗已至於序錄公遇難事則大慟幾絕投筆者三矣其辭之不能次固宜也公所上劾相嵩疏傳人人國史記之不佞故直書其文而稍去其浮漫者如右

泉州府志

卷之七



